東萊先生左氏博議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

（二）

呂祖謙撰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九

舟之僑奔晉 閔公二年

天下之理有深可怪者。倒挽九牛而不能舉秋毫。吁可怪也。洞視百里而不能見岱華。吁可怪也。高脫亂世之禍。而不能免治世之誅。吁可怪也。舟之僑當虢公有功之時。獨先見其敗亡之釁。播然適晉。遂免於禍。可謂智矣。其後城濮之役。爲晉文公之戎右。叛官離次。棄衆而歸。晉文誅之。以徇於國。智於前。愚於後。何耶。虢公之禍。智者或不能預知。至若晉文之法。則雖庸人知其不可犯也。舟之僑能知智者之所疑。而不能知庸人之所畏。其理果安在歟。蓋恃智與恃功等耳。虢公之亡。恃其功也。舟之僑之死。恃其智也。舟之僑既料虢公之亡。遂伐其智。自謂人莫我若。舉措任情。猖狂妄行。蹈於大戮。彼恃其功。此恃其智。其得禍實出一轍。亦何暇相是非哉。渭汭之捷。虢公方自喜其師之勝。而不知亡國之機已藏於一勝之中矣。虢公之亡。舟之僑方自喜其言之驗。而不知殺身之機已藏於一驗之中矣。其福也所以爲禍也。其智也所以爲愚也。虢公以福召禍。舟之僑以智召愚。使虢公無功之可矜。舟之僑無智之可負。則國不喪而身不殞矣。先王功昭天下。而日有危亡之憂。非欲自抑也。所以居其功也。智昭天下。而自處於匹夫匹婦之後。非欲自晦也。所以居其智也。項梁勝秦而驕。宋義料其必敗。不旋踵而梁果覆其軍焉。當是時。宋義之名蓋楚國。懷王奇其智。位之以上將。兵未叩秦。酣宴驕縱。竟斃於項籍之手。項梁之亡。卽虢公之亡也。宋

義之死。卽舟之僑之死也。凡人之相非未始有極。虢公之勝。舟之僑在其旁而議之。回視僑之旁。已有議之者矣。項梁之驕。宋義在其旁而議之。回視義之旁。已有議之者矣。我方憂人。而不知人已憂我。我方料人。而不知人已料我。是殆可長太息也。噫、舟之僑宋義之失。今世皆能議之矣。議二子之失者。亦安知果無人復議其旁耶。

衞懿公好鶴 閔公二年

衞懿公以鶴亡其國。玩一禽之微。而失一國之心。人未嘗不撫卷而竊笑者。吾以爲懿公未易輕也。世徒見丹其顚。素其羽。二足而六翮者。謂之鶴耳。抑不知浮華之士。高自標置。而實無所有者。外貌雖人。其中亦何異於鶴哉。稷下之盛。列第相望。大冠長劍。褒衣博帶。談天雕龍之辨。蠭起泉湧。禹行舜趨者。肩相摩於道。然擢筋之難。松柏之囚。曾無窺左足而先應者。是亦懿公之鶴也。鴻都之興。鳥跡蟲篆。自衒鬻者日至。受爵拜官。光寵赫然。若可以潤色皇猷。及黃巾之起。天下震動。未聞有畫半策。杖一戈。佐國家之急。是亦懿公之鶴也。永嘉之季。淸言者滿朝。一觴一詠。傲睨萬物。曠懷雅量。獨立風塵之表。神峯雋拔。珠璧相照。而五胡之亂。屠之不啻如几上肉。是亦懿公之鶴也。普通之際。朝談釋而暮言老。環坐聽講。迭問更難。國殆成俗。一旦侯景逼臺城。士大夫習於驕惰。至不能跨馬。束手就戮。莫敢枝梧。是亦懿公之鶴也。是數國者。平居暇日。所尊用之人。玩其辭藻。望其威儀。接其議論。挹其風度。可嘉可仰。可慕可親。卒然臨之以患難。則異於懿公之鶴者幾希。豈可獨輕懿公之鶴哉。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使親者處其安。而使疎

者處其危。使貴者受其利。而使賤者受其害。未有不蹈懿公之禍者也。抑吾又有所深感焉。鶴之爲禽。載於易。播於詩。雜出於詩人墨客之詠。其爲人之所貴重。非凡禽比也。懿公乘之以軒。而舉國疾之。視猶鴟梟然。豈人之憎愛遽變於前耶。罪在於處非其據而已。以鶴之素爲人所貴。一非其據。已爲人疾惡如此。苟他禽而處非其據。則人疾惡之者。復如何耶。吾於是乎有感。

里克諫晉侯使太子伐東山臯落氏閔公二年

物之相資者。不可相無。物之相害者。不可相有。兩不可相無。則不得不合。兩不可相有。則不得不爭。合之者、欲其兩全也。爭之者。欲其一勝也。將全其兩。勿偏於一。將勝其一。勿分於兩。心不可偏。故調和於兩間者。謂之智。心不可分。故依違於兩間者。謂之姦。蓋兩者並立。然後有兩者之間。兩者既不並立。指何地而爲兩者之間哉。彼未嘗有間。而我乃欲處其間。是知依違者。非姦也。愚也。父不可無子。子不可無父。非所謂相資。而不可相無者耶。爲父而傾子險也。爲子而傾父逆也。故君子處父子之間。必以兩全爲本。卒於邪之與正。則相害而不可相有。有正則無邪。有邪則無正。安得有所謂邪正之間哉。將爲君子耶。盍主其正。將爲小人耶。盍主其邪。此君子斷然而欲其一勝也。當兩全而欲使一勝。則其一終不能獨勝。當一勝而欲使兩全。則其兩必不能俱全。亦審之而已矣。醫之於疾。未嘗敢偏助一藏之氣。使之獨勝。兢兢然導養均調。俱不相傷然後止。至於治癰疽則潰肌流血無所愛。豈非身與癰疽決不可兩全耶。其視五藏。則若驕子。惟恐有毫髮之忤。其視癰疽。則若讎敵。惟恐有毫髮之存。是非前怯而後勇也。疾變則術變也。況

當國家危疑之時。其可一其術而不知前後之變也耶。是知立乎父子之間。合和而使之兩全。柔者可能也。立乎邪正之間。別白而使之一勝。剛者可能也。然用其柔於邪正之間。則懦而召姦。用其剛於父子之間。則激而生禍。以前爲後。以後爲前。亂不旋踵。自非權移於銖兩秒忽之中。機轉於俯仰笑嚬之際。孰能不差毫釐而謬千里哉。宜里克之工於前。而拙於後也。晉獻公將廢太子申生。先遣之伐東山。里克進而見獻公。則諫以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退而見太子。則戒以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告父以慈。告子以孝。其處父子之間者至矣。其後驪姬殺申生之謀已成。憚克而未敢發。使優施以言動之。克猶用前術而不知變。乃曰。吾秉君而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驪姬得其中立之言。始無所憚。而新城之難作矣。是克知父子之間當兩全。而不知邪正不當兩立也。兩刃之下。人不容足。兩虎之鬬。獸不容蹄。驪姬申生之際。夫豈中立之地哉。勢已新而方守其舊。勢已改而方守其初。用前術應後勢。克之所以敗也。吾嘗論里克之爲人。長於柔而短於剛。故能從容彌縫於無事之時。而不能奮厲感慨於有事之日。前所以中節者。適遇其所長而已。後所以失節者。適遇其所短而已。使克幸而早死。不及見驪姬之釁成。則其短終不露。世亦豈敢少訾之哉。雖然。人心不可兩用。所以處獻公申生之間者。惟恐其有向背。至拒驪姬。則又恐其向背之不明也。所以處獻公申生之間。惟恐其有厚薄。至拒驪姬。則又恐其厚薄之不分也。克之處此難矣哉。曰。是不難。譽親而詈讎。同一舌也。揖客而擊賊。同一臂也。豈聞其相奪哉。大學之說。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上下左右之間。

皆欲兩全而不傷。何其恕也。至其論小人。則以謂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又何其不恕也。嗚呼。昔之達者。蓋知之矣。

齊侯戍曹遷邢封衛閔公二年　諸侯救邢僖公元年　城楚邱僖公二年

王者之所憂。伯者之所喜也。伯者之所喜。王者之所憂也。王者憂名。伯者喜名。名胡爲而可憂耶。不經桀之暴。民不知有湯。不經紂之惡。民不知有武王。使湯武幸而居唐虞之時。無害可除。無功可見。湯自湯。武自武。民自民。交相忘於無事之域。則聖人之志願得矣。功因亂而立。名因功而生。夫豈吾本心耶。是故雲霓之望。非湯之盛也。乃湯之不幸也。壺漿之迎。非武王之盛也。乃武王之不幸也。伯者之心異是矣。凡王者之所謂不幸。乃伯者之所謂大幸也。王者恐天下之有亂。伯者恐天下之無亂。亂不極則功不大。功不大則名不高。將隆其名。必張其功。將張其功。必養其亂。狄以閔之元年伐邢。其後二年。而齊始遷邢於夷儀。狄以閔之二年滅衛。其後二年。而齊始封衛於楚邱。齊桓之恤二國。必在於二年之後者何也。所以養其亂也。齊桓之心。以爲當二國之始受兵。吾亟攘夷狄而卻之。則亦諸侯救災恤鄰之常耳。其迹必不甚奇。其事必不甚傳。其恩必不甚深。曷足以取威定伯哉。先飢而後食之。則其食美。先渴而後飲之。則其飲甘。今吾坐養其亂。待其社稷已頹。都邑已傾。屠戮已酷。流亡已衆。然後徐起而收之。拔於危墜顚頓之中。置於豐樂平泰之地。是邢衛之君。無國而有國。邢衛之民。無身而有身也。深仁重施。殆將淺九淵而輕九鼎矣。故其功名震越。光耀赫然。爲五伯首。向使絕之於萌芽。則名安得如是之著耶。嗚呼。邢衛之難。曰君。

曰卿曰士曰民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苟仁人視之奔走拯救不能一朝居也今齊桓徒欲成區區之名安視其死至於二年之久何其忍耶長人之亂而欲張吾之惠多寇之虐而欲明吾之勳是以萬人之命而易一身之名也是誠何心哉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怵惕惻隱之心不期而生此人之眞心也眞心一發森不可禦豈暇計其餘哉有人於此謂彼未入於井而全之其功淺既入於井而全之其功深縮手旁觀俟其既墜乃始褰裳濡足而救之則其父母必以爲再生之恩鄉鄰必以爲過人之行義概凜凜傾動閭里回顧前日未入井以救之者父母不謝鄉鄰不稱若大不侔然則爲孺子計者寧遇前一人耶寧遇後一人耶噫此王伯之辨也

衞文公大布之衣閔公二年　趙宣子爲國政文公六年　晉悼公卽位成公十八年　晉侯謀所以息民襄公元年

楚薦掩爲司馬襄公二十五年　平王封陳蔡復遷邑昭公十三年　子旗請伐吳昭公十三年　楚子使然丹屈

罷簡兵昭公十四年　楚城州來昭公十九年

將以天下之事而責之一人之身本數末度弛張廢置品叢目雜參錯塡溢非立談之間所能決也必精思熟慮用心不知其幾然後粗能通其本原博問廣詢閱人不知其幾然後粗能熟其利害歷歲踰時費日不知其幾然後粗能成其紀綱法雖備矣未嘗試而驟欲布之天下從歟違歟欣歟戚歟有效歟無效歟是皆未可前定也用法者方且怵然疑慄然懼必待事果便國果治然後敢自安法未出之前營度布置如彼其勞也法既出之後憂疑皇惑如此其危也嗚呼難矣哉吾讀左氏至衞文公趙宣子晉悼公魏

絳、蔿掩之治國。規摹條畫。巨細畢備。確實切近。可舉而行。如入陶朱之室。物物可以濟貧。如發倉公之笥。物物可以伐病。非爲空言者也。世之爲治者。與其鑿空創意。如是其難。曷若取數公已成之法。按而行之乎。所以漫不加省者。特易之以爲紙上語耳。噫。自衞文而至蔿掩。其治法載在方册者。雖止於數簡。曾不知其經畫之初。耗精敝神。竭平生之力。然後僅能底於此也。是數公平生之精力。聚於數簡之間。其可以紙上語易之歟。彼苦身而立其法於數千百載之前。我安坐而得其法於數千百載之後。彼任其勞。而遺我以其逸。可謂幸之尤者也。工之巧者。不肯授人以其法。琴之妙者。不肯授人以其調。固有服役終身而莫得其傳者矣。使幸而得之。其喜爲如何。其感爲如何。治國之法。非一工一琴比也。今數公治國之良法。表裏纖悉。左氏盡發其祕於書。學者一開卷而盡得之。反不知貴重。豈不怪耶。必嘗習畫。然後知珍顧陸之圖。必嘗習字。然後知寶鍾王之帖。持以示田舍翁。則詆爲敗素腐楮耳。苟未嘗留意治體。亦安知數公之遺法可貴哉。或曰。楚平王之始得國。宥罪舉職。簡兵撫民。其法與數公無異者。然楚終不振。是法不足以爲治也。曰。使平王常守是法。而楚終不振。謂法不足爲治可也。其後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則既不能守是法矣。然則楚之不振者。非法之罪也。廢法之罪也。今日服參朮。明日服烏喙。乃指參朮爲殺人。可不可耶。

晉荀息請假道於虞以伐虢僖公二年　虢公敗戎於桑田僖公二年　晉復假道於虞以伐虢滅虢滅虞僖公五年

諫之用在於君未喻之前。而不在於君已喻之後。此人臣事君之常法也。然君已喻而不諫。其名一。其實二。已喻而不爲耶。是不待諫也。已喻而不改耶。是不當諫也。既曰喻矣。其猶不改何也。恍其利而冒其害也。人臣之極諫者。吾聞其語矣。曰是必姦。是必詐。是必危。是必亡。深切著明。庶幾君之一悟耳。今君已知其爲姦詐。已知其爲危亡。不勝其欲而直犯之。反飾游辭而拒我。又奚以諫爲。虞以貪虢以驕。自取滅亡。皆不足深論。吾獨怪虞公拒宮之奇之諫。其語太不切事情。久而後悟。虞公姑飾游辭以對宮之奇耳。晉獻公戕害同宗。滅霍滅魏。不可以一二數。皆置勿議。請專以假道一事論之。晉、姬姓也。虞、姬姓也。虢、亦姬姓也。晉加兵於虢。而虞公乃語宮之奇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虞公雖昏。未至於遽忘虢公之姓也。其言果何謂耶。蓋虞公心知晉非善意。特恍於璧馬之利。不能自制。冒其害而爲之。若正告人以眞情曰。吾甚愛璧馬。不暇顧晉之詐。則必爲人所姍笑。故枝辭曲說。汎爲悠悠之言。苟以窒宮之奇口而已。其心豈以晉爲誠。不害同宗者哉。奇遂謂虞公誠不知晉虢爲同宗。乃若教乳兒穉子者。提其耳而誨之。何其暗於事情也。虞公亟欲絕奇之言。以謂若與奇論人事。則吾說有時而窮。不若託之神怪。推墜於混淩茫昧之中。俾無所攷質。於是又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亦特借神怪以拒奇。初非眞以爲神可恃也。奇復區區進其說贅矣。大抵君未知其不然。故當告之以不然。君已知其不然。復瀆告之不然。無益也。奇則忠矣。然何補於成敗之數哉。至於荀息以璧馬之微。覆虞虢如反掌。世皆以爲智。以吾觀之。息亦未得爲智也。息之爲晉謀。一工而一拙。息之料宮之奇一中而一失。璧馬復歸。而坐得兩國。工矣。驪姬申生之釁。近在肘

腋。曾不能謀。拙孰大焉。預料宮之奇。雖諫將不聽。固已奇中。若奇前後之諫。蹇蹇不屈。而反謂其懦不能強諫。非失耶。彼料宮之奇或中或失。未足以爲晉之存亡。乃若拙於內難而不能謀。此晉所以國統屢絕。而幾不血食也。焉得智。

齊寺人貂漏師。僖公二年　寺人貂立無虧。僖公十年　宋襄伐齊立孝公。僖公十八年

管仲始進說於桓公。盤遊縱佚之屬。皆曰不害伯。其深戒痛絕以爲害伯者。獨參用小人而已。仲之意謂有抑必有揚。有拘必有縱。故其得政之始。首與桓公約。中分齊國爲二。舉一國之樂皆歸君。舉一國之權皆歸我。我與君以樂。君與我以權。以是樂而市是權。兩相貿易。要約既定。各守封疆。截然如胡越之不可相犯。自今日以後。仲苟進苦言以阻桓公之樂耶。則仲爲負桓公。桓公苟用小人以侵仲之權耶。則桓公爲負管仲。其所以得君專。持權久。成功偉者。恃此約也。夫彼所謂寺人貂者。苟崇臺榭。盛狗馬。侈聲色以奉桓公。游宴之樂。是固仲所許也。今乃恃寵干政。漏泄軍事。則正犯仲之約矣。兵事上神密。泄他人之軍事。猶不免誅。況伯國節制之師。豈容人輒亂之乎。爲仲者。盍質桓公以素約。尸貂於軍門可也。顧乃隱忍坐視而不爭。意者闇而不知爭乎。則仲非闇人也。意者懦而不敢爭乎。則仲非懦人也。其所以不爭者。殆必有說矣。奕者舉棋纔三四。斂手而甘敗者。國棋也。倒奩空枰。大敗塗地。爭猶不止。則棋之下者耳。仲國棋也。先自見不勝之兆於冥冥之中。安得不知難而止乎。是故智者之敗在心。愚者之敗在事。智者之敗在神。愚者之敗在形。智者之敗同室不知。愚者之敗國人皆知。使仲必待舌敝力屈。然後始肯處於不勝

之地。亦何以爲管仲哉。仲與桓公要約如此之明。桓公首負約而使貂難軍政。自常情論之。仲之理甚直。桓公之理甚曲。仲之爭必勝。桓公之爭必不勝。仲何反自處於不勝而遽不爭也。曰。仲始與桓公約。既以佚樂與桓公矣。貧人君浮靡淫麗之樂者。屬之君子乎。屬之小人乎。名曰佚樂。未有不貧小人者。名曰小人。未有不貪權勢者。已許其縱佚樂。而禁其近小人。是授人以田。而奪其耒耜也。已容其近小人。而禁其奪吾權。是與盜者同處。而惡其攘竊也。世寧有是理耶。仲急於功利。亟欲得齊國之柄。不暇長慮卻顧而爲是約。至於漏師多魚之時。仲固已默然陰悔初約之謬矣。失之於初。不能救之於末。此仲之所以吞聲而不敢較也。若他人居仲之地。必不度事勢而爭之。雖使桓公或勉聽其言而逐貂。然逐貂之後。誰與桓公供耳目之娛。誰與桓公極心志之欲。苟復求如貂者繼之耶。則盜權猶自若也。苟求不盜權者置之君側。必擁腫鞅掌。然後可耳。與臺閣寺輩能希君之意者。必能盜君之權。不能盜君之權者。亦必不能希君之意。桓公左右。誠皆擁腫鞅掌之徒。則塊然宮中。無以自適。必反責管仲曰。爾所以許我者。享爲君之樂也。我所以與爾權者。亦以易吾之樂也。今吾蹙迫槁乾。曾不能少享爲君之樂。豈非爾欺我耶。是則用貂之初。仲固可持左券而責桓公之負約。逐貂之後。桓公亦將持右券責管仲之負約也。君臣相咎。必至相睽。仲之身將不得安於齊國矣。管仲桓公。君臣之交。聞天下一旦相責至此。豈不貽笑後世耶。仲之隱忍而不爭者。畏此辱也。況自貂始進之時言之。桓公所以敢用貂者。以仲許之也。當是時仲爲主。而貂爲客。自貂嬖寵之時言之。桓公所以未疎仲者。以不害貂也。當是時。貂爲主。而仲爲客。君臣之歡潛移。客主之

勢互變。昔也、貂爲仲所容。今也、仲爲貂所容。方且取容之不暇。矧曰逐之乎。逮仲之將死。始明數貂之姦。列於易牙、開方之間。欲併逐之。平時則不敢排擊。以爲保身之計。將死則盡言不諱。以取知人之名。其自爲謀亦巧矣。仲之謀雖巧。然既開禍亂之原。雖彌縫障蔽。終不能遏。庶孽交爭。國統殆絕。天下之事信非巧者所能辨也。嗚呼。仲之輔桓公。其自期何如耶。蓋將混文軌一統類。雖山戎孤竹之屬。皆入封略。猶以爲褊也。晚節末路。至使桓公不能自定其子。區區借仲屬之於宋襄焉。仲始欲致桓公於何地。今反不能保一子而託之他人。想仲發言屬宋襄之際。顏忸怩而口囁嚅。跼天蹐地。無措身之所矣。吾讀書至此。未嘗不憐其衰。而哀其窮也。世之詆伯者。必曰尙功利。五伯桓公爲盛。諸子相屠。身死不殯。禍且不能避。豈功利之敢望乎。是知王道之外。無坦途。舉皆荊棘。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禍殃。彼詆伯以功利者。何其借譽之深也。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

會陽穀謀伐楚僖公三年　齊歸蔡姬僖公三年　齊侵蔡伐楚僖公四年

甚小人之惡者。寬小人之惡者也。多小人之罪者。薄小人之罪者也。小人之懷惡負罪者。其心未嘗一日安也。一旦爲人所發。情得計露。手足失墜。何辭之敢爭。其所以旅拒不服者。抑有由矣。是非小人之罪也。治小人者之罪也。治小人者。疾之太過。求之太深。謂正指其罪惡。無所附益。未足以深陷小人。由是於本惡之外。復增其惡以甚之。於本罪之外。復增其罪以多之。小人始悻然不服。雖旁觀者。亦憮然有不直君子之心矣。所謂小人者。方患無以自解也。日夜幸吾一言之誤。一字之差。乘隙以破吾之說。今吾乃故爲溢毀無實之辭。使彼得以藉口。是遺小人以自解之資也。彼之惡本實。因吾增之。反變實惡爲虛惡。彼之罪本實。因吾增之。反變實罪爲虛罪。則爲小人者。惟恐君子增加之不多耳。嗚呼。君子何苦坐一僞而喪百眞。小人亦何幸借一誣而解百謫乎。大商坐肆。持權衡而售物。銖而銖焉。兩而兩焉。鈞而鈞焉。石而石焉。人交手授物。無敢出一語者。苟陰加權衡。而罔利所贏者。僅若毫髮。衆皆競棄之。將立爲溝中瘠矣。權衡已定。加則爲貪。罪惡已定。加則爲濫。是故取貨財者。取所不當取。則當取者。必反不能取。治小人者。治所不當治。則當治者。必反不能治。但取所當取。帑藏自不能容。但治所當治。姦宄自不能遯。又何必曲取而過治也哉。齊桓公與管仲。爲伐楚之役。苟直指其不共貢職以討之。則適投其病。楚必稽首而歸罪矣。

而君臣過計。以不共貢職之罪爲不足。遂遠求昭王不復之事。欲張楚之罪。大吾出師之名。以蓋侵蔡之私。抑不知膠舟之禍。年踰數百。荒忽茫昧。不可考質。楚安肯坐受其責乎。此所以來水濱之侮也。使桓公管仲苟止以包茅責楚。而不加以昭王之問。則言出而楚服矣。尙何待進師至陘。而僅得其請盟乎。影者形之報也。響者聲之報也。刑者罰之報也。高下輕重。咸其自取。豈有一形而兩影。一聲而兩響者哉。君子之用刑。當聽其自犯。而不置我於其間。多與之爲多。寡與之爲寡。苟不勝其忿。而以私意增之。是我之刑。而非刑之刑也。伐人國。覆人族。殘人身。而參之以我。吁危哉。以小人而謗君子。謂之誣。以君子而增小人之罪。亦謂之誣。小人之誣。君子全體之誣也。君子之誣。小人一事之誣也。小大雖殊。然終同歸於誣而已矣。君子方疾小人之爲誣。而復效其爲誣。亦何以責彼哉。惜乎。伐楚之際。無以是語桓公者也。然則楚之罪。果止於不共王祭而已乎。曰、否。楚聞周之衰。竊王號以自娛。淫名掩於天子。罪未有先焉者也。桓公管仲方求出師之名。尙遠取數百年之罪以加楚。使知其僭王。必無反爲楚隱之理。今恬不加問。是必不之見。楚之僭王。天下知之。何爲齊之君臣獨不見乎。此無他。惟有意求出師之名。所以愈求而愈不見也。人之求墮簪者。簪橫吾之前。或瞀亂而不能見。簪曷嘗自匿哉。心切於求。則目眩於視也。桓公管仲之不見楚罪。其以是哉。

楚伐鄭僖公三年　齊執陳轅濤塗僖公四年　申侯城賜邑鄭伯逃歸僖公五年　鄭殺申侯以說齊僖公七年

怠善而長姦者。莫如徇時之說。是說之行於世。不知其幾年矣。持之有故也。舉之有證也。辨之有理也。

惑乎傾天下而從之也。其說曰徇時者通、忤時者窮。天下堯舜。而我獨共鯀。是以有放殛之刑。天下桀紂。而我獨湯文。是以有幽縶之禍。故崇山幽州之窴宜也。夏臺羑里之囚亦宜也。亂世之不利爲善。猶治世之不利爲惡也。子欲爲善於亂世。盍先自省。能飢乎。能寒乎。能傲炎荒而輕髡鉗乎。能嗜刀鋸而親礪賓乎。能也。固可忤時而獨行其志也。如曰未能。盍亦隨時上下。以徼寵保身哉。是說之行。風靡波蕩者十人而九矣。噫嘻。世之君子。果何道而排之乎。春秋之時。澆僞蠭起之時也。徇時而生者。吾見其人矣。忤時而死者。吾見其人矣。祭仲、潘崇之顯榮。洩治、伯宗之戮辱。皆世俗所指以藉其口者也。蓋嘗以齊楚爭鄭之際觀之。鄭伯之臣終始主齊。不變其說者。孔叔也。反覆趨利。且齊且楚者。申侯也。格之以世俗之說。則孔叔之樸固膠滯。殆難免乎。今之世。申侯持詭譎之術。遇澆僞之時。所謂卉之春而稼之秋也。然孔叔卒無纖芥之禍。而申侯反以殺其身。則世俗之說。果可盡信耶。附丁傅者。皆貴於哀帝之朝。而朱博以丁傅敗。獻符命者。皆侯於王莽之世。而劉棻以符命誅。昔之君子。介然自守。忤時不悔者。其知之矣。嗚呼。治世者小人失志之時也。亂世者。小人得志之時也。爲小人禱者。必祝其遇亂世。而毋遇治世。抑不知事有大謬不然者。小人之在治世。片言犯義。則鐫譙至。跬步觸法。則譴責來。舍毒蓄險。鬱不得吐。信乎其不得志也。然抑其惡所以全其身。愛小人者。孰有加於治世乎。嚴師之箠楚。慈母之呵叱。吾見其恩而不見其讎也。亂世則反是矣。貪大者家亦大。詐高者位亦高。羣讙輩囂。競於爲惡。不至於覆宗絕祀不止也。有餌焉、以馨其鉤。有錦焉、以華其阱。安得不誘而納之死地乎。此申侯所以狃爲惡之利。而至斯極也。嗚呼。小人者

毋以遇亂世爲幸哉。

楚滅弦僖公五年　黃人不歸楚貢僖公十一年　楚滅黃僖公十二年

天下之禍。恃人而不自戒者居其最。天下之辱爲人所恃而不能保者居其最。恃人而受禍者。固可責也。所恃者不足恃。而納人於禍。庸非可責之尤者乎。齊桓公攘夷狄以尊中國。弦也。黃也。僻陋在夷。慕中國之義。自附於齊。恃齊忽楚。相繼覆亡。左氏以恃人而忘備責之。抑不知二國之所以忘備者。深信中國以爲可恃也。終至於翦滅者。豈非誤信中國而至於此極乎。爲中國者。誤人於死地。曾不自咎。尚忍隨其後譏之。甚矣。無愧而不知恥也。人之汎舟者。恃舟師而不戒。酣寢沈醉。以溺於水。是人固有罪矣。然岸旁之人。罪之可也。舟師罪之不可也。彼由誰致禍。而猶敢罪之耶。是溺人者。非水也。舟師也。滅二國者。非楚也。齊也。二國之滅。未足深恨。吾獨有所深恨者焉。中國之不競久矣。蠻夷肆行。莫之敢遏。齊桓獨斐然欲扶衰振廢。弦黃又奮然自拔於蠻夷。而從之四方。諸侯皆將占弦黃之禍福以爲進退。是機也。中國蠻夷勝負之決也。使弦黃既附中國。而社稷奠安。人民豐阜。則皆歆豔棄戎即華。楚雖倔強蠻夷間。誰與同惡者。今齊桓坐視二國之亡而不能救。附中國者。未有福。忤蠻夷者。立有禍。人情非病風喪心。豈肯辭福而求禍耶。是驅天下之人。而歸蠻夷也。向若桓公倡義之初。蠻夷皆不知慕中國之義。漠然不應。其害猶淺。是何也。彼雖未知從中國之有利。亦未知從中國之有害也。不幸弦黃首恃中國而得禍。雖題文身之俗。必指以相語曰。吾始所以慕中國者。圭璧黼黻之華也。干戚羽旄之美也。豆籩彝鼎之肅也。磬筦鐘鼓之和

也。謂可託吾國而無後憂。而今而後。乃知中國之不足恃。彼聲明文物。亦徒有其表耳。焉可爲所誘而自投於禍哉。是則二國之滅。猶未足深恨。因二國之滅。而絕蠻夷向中國之心爲可深恨也。嗚呼。中國猶君子。蠻夷猶小人。小人爲君子之害。猶蠻夷爲中國之害也。世之名君子者。招小人而誘之曰。汝術甚危。我道甚安。汝盍去故而就新乎。間有聞風而來者。實無以與之。既奪其小人謀身之術。而不授之以君子藩身之具。未入於仁。而先入於慝。未入於義。而先入於迂。恃其徒善。曾不隄防。輕犯世忌。以蹈於禍。向之儕輩交責而爭尤之曰。汝不用吾言。捨便利之舊術。而就緩濡之迂計。今禍福果如何也。向之鄙夷吾黨。而自附於彼。吾謂汝朝升君子之門。暮收君子之利。顧乃顛頓困辱。反不若吾黨循常守故之安。則翦翦拘拘者。果足恃耶。一犬吠形。百犬吠聲。而仁義之道荒矣。是皆以君子自名者之罪也。以君子自名者。誠不足恃矣。天下安可以此人之不足恃。而遂疑此道之不可恃耶。將之覆軍者相繼。天下不疑兵書之難行。醫之殺人者相望。天下不疑醫書之難用。世未有因罪其人。而幷罪其書者也。萬古六經。反坐腐儒曲士輩而廢耶。

楚文王寵申侯僖公七年

愛而知其惡者。天下之至善也。亦天下之至不善也。凡人之情。有所愛。則有所蔽。有所蔽。則有所忘。不蔽不忘。卓然知其惡於深愛之中。惟天下至公者能之。何以反謂之大不善乎。知而遠之。善之善也。知而近之。不善之不善也。明皇之於李林甫。德宗之於盧杞。同用小人者也。同以小人而致亂者也。彼善於此。則

德宗猶愈焉。德宗之言曰。人皆以盧杞爲姦邪。朕獨不覺其姦邪。是德宗之用杞者。愛而不知其惡者也。不知其惡而用之。猶人情也。若明皇則既知其惡矣。其目林甫以妒賢嫉能。品題之妙。雖借辭於張九齡之徒。殆不過是。所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惟不知其惡。是以不能一朝捨也。如使知其惡。亦必不能一朝居也。今明皇既明知林甫之惡。不能減其毫髮之愛。尊寵信任。至十九年之久。豈復近於人情乎。意在於用賢。而不知其惡者。德宗也。誤也。意在於用姦。而不恤其惡者。明皇也。故也。誤者猶可恕。知其姦而用之者。可勝誅乎。受欺者其罪小。自欺者其罪大。德宗不過爲杞所欺耳。是杞之罪大。而德宗之罪小也。明皇洞視林甫之惡。如見肺肝。是林甫本不能欺明皇。而明皇自欺之罪。豈在於林甫乎。楚文之嬖申侯也。猶明皇之嬖林甫也。明皇知林甫之妒賢嫉能。楚文王亦知申侯之專利不厭。一則終彼之身。任之不替。一則終我之身。寵之不衰。二君之罪。吾未知其孰輕孰重也。彼子文不知楚文之失。反追誦其明。亦惑矣。古今以郭公惡惡不能去爲大譏。然郭公非愛其惡而不忍去也。實惡其惡而不能去也。郭公雖懦。而惡惡之本心猶未失也。豈若楚文與明皇。既知其惡而猶愛之乎。聲之不可並者。哭與笑也。貌之不可並者。慍與喜也。愛其人必不知其惡。知其惡必不愛其人。異哉。楚文明皇之心。既知其惡。又愛其人。二者並處於胸中。不相陵奪。獨何歟。蓋有說也。善有力。惡亦有力。不見可欲而不亂者。善力尚淺也。他日見可欲安知其不亂也。不見其姦而不怒者。惡力尚淺也。他日見其姦安知其不怒也。見可欲而不亂。則其心深入於善。善之力已堅矣。見其姦而不怒。則其心深入於惡。惡之力已堅矣。二君知二臣之姦。乃良知之猶未

泯者。至於知其姦。而尙愛之。是爲惡所持。其力旣堅。雖良知不能奪也。吾故論而發之。以爲善惡淺深之驗。

齊桓公辭鄭太子華 僖公七年

道無待。而有待非道也。待之名烏乎生。以彼待此曰待。以此待彼亦曰待。一彼一此。而待之名生焉。未有彼待彼者也。未有此待此者也。雨在天。稼在田。判然二物也。語人以稼待雨可信也。帛在機。衣在身。判然二物也。語人以衣待帛可信也。若語人曰。吾待目而視。待耳而聽。則世固已疑而不信矣。是何也。目我之目。非借他人之視也。耳我之耳。非借他人之聽也。我視則視。我聽則聽。本非有待也。雖然。是固非有待之待。猶未免無待之待也。目雖離婁。不能自保其不瞽。耳雖師曠。不能自保其不聾。是雖無待於他人。而猶待於血氣。尙非我之所得專也。舉天下之物。我之所獨專。而無待於外者。其心之於道乎。心外有道。非心也。道外有心。非道也。心苟待道。旣已離於道矣。待道且不可。況欲待於外哉。古之學者爲己。非以人不足爲也。通天下無非己。不見有人之可爲也。其動其靜。其語其默。未有由乎人者。飭躬厲行。非以揚名也。別嫌明微。非以避謗也。簡賦省刑。非以求民也。深謀遠慮。非以防患也。本無所待而作。亦豈有待而止哉。有所慕而作者。外無慕則不作也。有所畏而止者。外無畏則不止也。曰作曰止。皆待於外。而不出於我。則吾之爲善。旣無本矣。無本之水。朝滿夕除。無本之善。朝銳夕墮。是烏可恃耶。鄭子華以世子而賣其國。齊桓公貪其利而將受之。從管仲之諫而止。世莫不誦管仲之言以爲當。以吾觀仲之言。何其不知本也。其言

曰。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仲不能以道格君之心。使自爲善。反待簡册之毀譽以制之。噫。爲善果待於外。使自古無史官。諸侯無史籍。將放意而不復爲善耶。不導其君。以心制物。而反以物制心。是以外而制內也。幸而桓公以好名之心。易好利之心。僅從管仲之諫。若桓公好利之心。勝好名之心。則殘編腐竹。何足以制桓公耶。仲之說至是而窮矣。信如是。則聖人立左右史以記言動者。亦豈以外制內耶。非然也。恃史册以自制者。固待外也。視史册爲外物者。亦未免有外也。至理無外。藩以私情。蔀以私智。始限其一身爲內。而盡棄其餘爲外物。乃若聖人之心。萬物皆備。尙不見有內。又安得有外耶。史心史也。記心記也。推而至於盤盂之銘。几杖之戒。未有一物居心外者也。嗚呼。此豈管仲所及哉。

晉里克帥師敗狄 僖公八年

治戎狄。如治姦民。姦民狎官府則多訟。戎狄狎邊鄙則多難。一日之懲。而終身不敢入官府者。善政也。一戰之威。而百年不敢近邊鄙者。善謀也。戎狄之性。折則服。縱則驕。彼其悍然執兵。翦我郊保。燔我積聚。敺我馬牛。蹂我稼穡。羽檄雷動。車馳轂擊。謀臣勞於朝。戰士勞於野。賴天之靈。宗廟之福。幸而一勝。反抑鋒按銳。縱之徐驅。而歸爲夷狄者。勝有重利。敗無他虞。亦何苦而不爲寇哉。是故狃於爲寇之利。視吾邊境。如登虛邑。吾被邊之民。歲暴骨而月裹瘡。哭泣之聲未絕。而鼓鐸之音已振矣。是何待戎狄之厚。而待吾民之薄耶。然此亦非所以厚戎狄也。恕生侮。侮生怒。恕之與怒相反而相生者也。始吾恕戎狄。以爲不足

治。其侵不問。其衅不迫。犬羊之心。恣睢桀驁。意我之不能師。陵侮暴犯。非人所堪。於是不勝其忿。掃境內之衆。窮誅極討。覆其巢。鋤其根。以逞吾憾。召今日之怒者。庸非前日之恕乎。嫚書之恕。所以召絕幕之怒也。渭橋之恕。所以召定襄之怒也。故曰。此非所以厚戎狄也。小治之於未侮之前。傷少而怨淺。大治之於積侮之後。傷多而怨深。孰厚孰薄。孰寬孰猛。必有能辨之者矣。吾是以知里克之待戎狄。不得爲仁。而梁由靡之策。亦未始爲虐也。主里克之說者。歷舉宣王之詩。嚴尤之論。以謂王者治戎狄。正當如此。抑不知理有似而差。言有類而異。毆之而已者。嚴尤之稱宣王也。懼之而已者。里克之沮梁由靡也。兩者相去不能以寸。然謂之毆。則不止於懼矣。謂之懼。則本未嘗毆矣。其言澠淄也。其理涇渭也。宣王之詩。薄伐玁狁。至於太原。太原周鏡也。宣王之逐戎狄。不盡吾境不置也。乃若采桑之戰。實在屈之北。平陽之西南。固晉地也。狄尙在吾地。里克僅得小勝。遽卷甲而不進。安得自附於宣王之師乎。宣王縱戎狄於吾境之外。而里克乃縱戎狄於吾境之內。世比而同之。過矣。吾嘗論縱戎狄者有二。驕之使不吾忌。待其自墮術中者。詐者之事也。爲阱以陷獸者也。寬之使知吾不足忌。遂敢肆其貪噬者。懦者之事也。開門以招盜者也。古今之縱戎狄者。揣其情。研其實。不出二說而已矣。前一說。聖人不忍爲也。後一說。聖人不肯爲也。

宋太子茲父請立子魚僖公八年

無故而爲駭世之行。求名之尤者也。宋襄公之遜於子魚是也。以統則正。以親則嫡。以勢則順。無故而欲推之他人。非求名果何說也。無求名之罪。人所共指。不足深責。乃若不明乎善。則學者所同病。所當先論

也。宋襄所以無故而遜國者。吾知之矣。其心急欲自表見於世。悒然恨吾善之可爲。故操奇以駭世耳。築山於平地者。以其無山也。使居泰華之旁。必不築也。鑿沼於平地者。以其無沼也。使居江海之旁。必不鑿也。平地無山。故版築而強爲山。平地無沼。故疏鑿而強爲沼。彼矯激而強爲駭世之行者。豈非平居自視無善之可爲。不得不出此耶。人之言曰。天下之善。遇之不可不爲。不遇不可強爲。其視宋襄進一等矣。亦未免五十步笑百步也。一歲之間。自春至冬。一日之間。自朝至暮。一國之間。自君至民。一身之間。自頂至踵。無時非善。無物非善。周流充塞。隨在隨滿。今乃謂遇善則可爲。不遇善則不可爲。吾不知擇何物爲善。棄何物爲不善耶。吉人爲善。惟日不足。世俗乃嘆善之難遇。何其反也。以魯遇宋。謂之遇。以齊遇陳。謂之遇。以子路遇荷蓧。謂之遇。爲善而欲遇善。善豈在外耶。君子明乎善者。天理渾然。生生不息。不知有善之可擇也。不知有不善之可棄也。尙不見精。何者爲粗。尙不見純。何者爲駁。雖極世所謂至高之節。如堯舜之揖遜。亦世俗自爲之名耳。步趨也。言語也。飲食也。寢息也。皆人日用之常也。而兀者羽羨人之步趨。以爲不可及。豈步趨果難於言語食息之屬哉。自兀者觀之。則然也。堯舜之事。布在天下。若禮樂。若法度。若征伐。若巡狩。若歷試。若揖遜。皆因理之固然。本末嘗置輕重於其間也。則所謂揖遜者。特堯舜萬事中一事耳。世俗指其一事爲高。而忽其餘事爲常者。無他焉。彼自見其捐一金之難。而駭堯舜忘天下之易。遂誇大以爲至高之節。矯情而效之。此宋襄之徒。所以每不絕於世也。噫。堯舜之揖遜。堯舜曷嘗自知其高哉。以世俗之心度之。則高耳。然則非特幽囚野死之毀。爲以利心量聖人也。誦堯舜揖遜以爲高者。正所

謂以利心量聖人也。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一

會於葵邱尋盟僖公九年

天下之爲治者。未嘗無所期也。王期於王。伯期於伯。強期於強。不有以的之。孰得而射之。不有以望之。孰得而趨之。志也者。所以立是期也。動也者。所以赴是期也。效也者。所以應是期也。汎然而議。卒然而行。忽然而罷。汗漫荒忽。無所歸宿者。是豈足與爲治哉。故期者。聖君賢臣所以先天下之治者也。期固爲治之先。亦或爲治之害。自期於強者。至強則止。欲挽之使進於伯。不可得也。自期於伯者。至伯則止。欲挽之使進於王。不可得也。何則。其素所期者。止於如是也。強而止於強。伯而止於伯。是特安於小耳。雖不足肩盛世。而追遐軌。然下視弱國陋邦。其所獲不既多矣乎。謂之無志。則可。謂之有害。則不可也。抑不知天下之勢。不盛則衰。天下之治。不進則退。強而止於強者。必不能保其強也。伯而止於伯者。必不能保其伯也。驅駿馬而馳峻坂。中間豈有駐足之地乎。齊桓公拔管仲於縲紲桎梏之中。屬之國政。立談之間。遽以伯功相期。何其壯也。所期既立。左國右高。前鮑後隰。下逮比閭族黨之民。夙興夜寐。淬厲奮發。以赴吾君之所期。至於葵邱之會。威加諸侯。名震四海。天子致胙。王人下臨。環以旌旄。崇以壇陛。幕張燎舉。有司戒期。駢圭交鳥。抑首就位。弁冕秩秩。穆然無聲。於是桓公降戺遵廷。下拜王命。興俯跪起之容。翼如也。環佩衝牙之音。鏘如也。隆寵榮光。煜燿在列。申以五命之嚴。示以載書之信。明約顯命。若掞河漢而轟雷霆。區區曹

許之君。出於鼠壤蟻封之中。驟見曠古駭俗之偉觀。目眩氣奪。莫敢仰視。雖平日跋扈倔強。不受控御如晉侯者。猶膏車秣馬。奔走道路。恐干後至之誅。五伯莫高於桓公。而桓公九合之盟。葵邱之會。實居其最。一時文物之盛。騷人墨客。誇談矜語。至於今不衰。嗚呼。桓公素所期者。及葵邱之會。悉償所願。滿足無餘。種之累年而穫之於今日。信可謂不負所期矣。所期既滿。其心亦滿。滿則驕。驕則怠。怠則衰。近以來宰孔之譏。遠以召五公子之亂。孰知盛之極。乃衰之始乎。吾嘗譬桓公之功業。葵邱未會之前。猶自朔至望之月也。浸長而浸盈。葵邱既會之後。猶自望至晦之月也。浸缺而浸盡。蓋未滿則有增。既滿則招損而已。尚安能復增乎。甚矣人心之不可滿也。桓公非不知滿之可戒也。所期既滿。其心不得不滿也。使桓公所自期者。不止於伯。詎肯至伯而滿哉。桓公之罪。在於自期之時。而不在於既滿之時也。雨驟而沼溢。非雨之罪。鑿沼者之罪也。酒暴而卮翻。非酒之罪。造卮者之罪也。沼之所受有常限。卮之所容有常量。人之所期有常願。踰其限過其量。塞其願。雖不欲滿而不自知其滿矣。我不爲沼。何憂乎十日之霖。我不爲卮。何憂乎千釀之醴。桓公素不以伯自期。則下視伯功亦蚊虻之過前耳。吾是以知自期之不可小也。進伯而至於王。極天下之所期。無在其上者。其亦可以息乎。曰王道果可息。則禹之孜孜。湯之汲汲。文之純亦不已。何爲者耶。

晉獻公使荀息傳奚齊僖公九年　秦伯納晉惠僖公九年　晉侯殺里克平鄭僖公十年　晉乞糴於秦僖公十三年

秦乞糴於晉僖公十四年　秦晉戰韓原僖公十五年

正始者萬事之本也。始其始而不終其始者。蓋有之矣。不始其始而能終其始者。理之所必無也。吾未聞種稗而得穀者也。吾未聞植棘而得櫃者也。吾未聞造醯而得醪者也。吾未聞網魚而得禽者也。吾未聞學墨而得儒者也。吾未見圖伯而得王者也。失其始而求其終。理之所必無也。自古及今。失於始而蹈禍釁者。豈惟一人耶。荀息受獻公不正之託。國危身死。死無所名。失之於始也。秦穆公不置德而置服。親被晉惠反噬之辱。失之於始也。晉惠公攬一國之利。不見輕諾之害。竟背內外之賂。自取囚縶。失之於始也。失之於始。良平不能爲之謀。儀秦不能爲之辨。孫吳不能爲之戰。墨翟田單不能爲之守。百補千營。終亦必敗而已矣。雖然。是說也。爲始謀者言之可也。不幸而已失其始者。雖聞吾言。不過拊膺搏髀。爲無益之悔。果何術而救之乎。曰。見其無始而絕之者。君子之正也。見其無始。尙欲扶持之者。君子之恕也。父母之於子。雖其始不遵教戒。已在憲網。已在縲紲。自非甚不可救。父母之心。豈遽已乎。經度赴援。使得末減其罪。降重爲輕。亦父母之所屑爲也。君子視天下。猶父母之視子也。雖見其已失於始。苟未至於勢窮理絕。亦豈惜一舉手之力乎。荀息以孤身而當衆怨之衝。其禍大而不可救。秦穆公雖受侮。而終能取償於晉。其禍小而必不救。惟晉惠公之事。在二者之間。猶君子之所當論也。惠公始以甘言重賂誘秦。既得國而盡食其言。秦穆公之心。未嘗一日忘晉也。至晉饑而秦輸之粟。非憂晉也。積我之厚。形彼之薄。所以怒其衆。而將使之也。斯怨也。豈禱請所可謝。言語所可回乎。幸而秦饑乞糴於晉。此天錫晉以釋怨之資也。使君子爲晉謀。必曰吾久負秦約。常患無以自解。苟因其乞糴。亟如其請而振其急。則秦將見今日之恩。而

忘前日之怨。政使怨不盡解。亦可以殺其怒。而緩其毒。雖鋒刃相向。其致死於我。必不力矣。彼虢射乃謂無損於怨。而厚於寇。吁。是何言歟。虢射徒知與粟之無損於怨。不知閉糴之增其怨也。擇禍莫若輕。擇怨亦莫若輕。雖使果如虢射之言。無損於怨。亦猶愈於增其怨。況與之粟。乃所以損其怨乎。慶鄭雖欲救之。然其氣暴。其辭悍。適所以起晉惠之怒而已。惜乎。慶鄭有救之之心。而未得救之之道也。使君子爲晉謀。則失之於始。豈不可收之於終乎。吾嘗攷論秦晉交爭之際。益知天下之理。不可有毫髮之過焉。晉之負秦。理當怨也。秦之伐晉。理當報也。韓原之戰。忿晉惠者。豈特秦人哉。雖晉之衆。亦忿然有不直其君之心矣。逮至秦穆執晉侯而歸。囚之靈臺。則是奪蹊田之牛。報之亦已甚矣。惟其報之稍過於理。於是晉人果哀其君之窮。而怨秦之酷。移不直其君之心。爲不直秦之心。奮怒踴躍。征繕以輔孺子。有不與秦俱生之意。嗚呼。天下之理。果可有毫髮之過耶。千金之重。加銖兩而移。信矣哉。

沙麓崩僖公十四年　隕石鷁退飛僖公十六年　星孛北斗文公十四年　梁山崩成公五年　晉侯論宋災襄公九年

梓慎論無冰襄公二十八年　裨竈論周楚襄公二十八年　子產論參商昭公九年　大雨雹昭公四年　士文伯論火見昭公年六　晉侯問日食昭公七年　晉侯問史趙昭公八年　裨竈論陳災昭公九年　星出婺女昭公十年　景王問萇弘昭公十一年　梓慎論禘昭公十五年　星孛大辰昭公九年　火始昏見昭公十八年　梓慎望氣昭公二十年

梓慎對日食昭公二十一年　梓慎論日食昭公二十四年　齊有彗星昭公二十七年　史墨占日食昭公十一年　楚雲如赤烏哀公六年

一氣運行乎天地之間。災祥祲兆。未始不以其類應也。麗於上。峙於下。羣於中。同本同生。同體同流。未有一物之不類。未有一物之不應。類乎類乎。其天地萬物之樞乎。有明類。有晦類。有旁類。有互類。有遠類。有反類。肅雨乂暘。謀寒哲燠。暑儀之不可測、數術之不可推者。明類也。昆命滂薄。恍惚杳冥。相與於無相與。相求於無相求者。晦類也。盪而相侵。迫而相陵。指其影而射其形。動於室而兆於鄰者。旁類也。經緯羅絡。參錯四薄。其應復爲感。其感復爲應者。互類也。悶悶其遲。恢恢其容。形若疎而實密。近若差而實精者。遠類也。憂喜聚門。吉凶同域。或順來而逆往。或咎終而休始者。反類也。類與不類。相與爲類。類之中。復分其類焉。毫而析之。縷而陳之。雖合天下之人。皆爲研桑。空渭濱之竹。皆爲籌算。亦有所不能計。貫之以理。則一而已矣。千妍萬醜。無二鏡也。千柯萬葉。無二木也。千殊萬別。無二類也。一而萬。萬而一者也。貫一理而通之者。聖人也。名一說而執一類者。瞽史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災眚之見。視前世爲多。一時爲瞽史之學者。占候推步。時合時舛。時得時失。瑣碎繳繞。聽者益厭之。則爲說以攻之。曰。星墮木鳴。川竭谷堙。彼之咎也。德薄道虧。政荒民散。我之咎也。彼爲彼。我爲我。我不能預彼事。彼亦安能預我事哉。是說既出。又有爲說以攻之者。曰。居天下之上者。君也。居人君之上者。天地也。聖人患人君在人上。肆情任意。無物可制。故復假在君之上者以制之。此災眚變異之說。所以興也。苟明言其無預於人。則聖人之機。一旦發露。爲君者不復有所畏矣。是說既出。又有爲說以攻之者。曰。天地人。未有不相通者。聖人非虛假災眚以脅人君也。召瑞者德。召妖者暴。昭然不可誣。但不當如瞽史之苛細耳。災眚之來。修吾政。省吾過。以敬天

怒可也。指某災謂由某事。修某事。以應某災。不可也。說至於此。天下之論其定矣乎。未定也。天地之應。未嘗不以其類也。汎謂之災。而不知其所由災。汎謂之怒。而不知其所由怒。何其汗漫而無統也。一人之身。痛發於股。則知其在股。痛發於肱。則知其在肱。痛發於腹。則知其在腹。痛發於心。則知其在心。詎有蹙頞呻吟。而不知痛之所在者乎。天地萬物皆吾體也。惟聖人不爲私意小智所間。全體混然。大而無際。一星一雲之祲。一川一阜之變。歷然如疾痛之在身。無不知其所自起。錙錙銖銖。不紊不亂。豈若世之汗漫者哉。是聖人歷象在身。而不待羲和之歷象。璣衡在身。而不待璿玉之璣衡也。然堯不信己而信歷象。舜不信己而信璣衡。豈所謂制行以人不以己耶。非也。身有歷象。而不廢羲和之歷象。堯之所以爲堯也。身有璣衡。而不廢璿玉之璣衡。舜之所以爲舜也。彼謂制行以人不以己者。果足以知堯舜哉。

楚子賜鄭伯金（僖公十八年）　趙姬請逆叔隗（僖公二十四年）　楚子封陳（宣公十一年）　晉使魯歸汶陽田（成公八年）

鄭伯石辭卿（襄公二十年）　楚復取魯大屈（昭公十年）

予奪之際。猶辭受之際也。已受者可辭。已辭者不可受。已奪者可予。已予者不可奪。趙姬既爲內子。復推以與叔隗。而身下之。已受者可辭也。鄭伯石爲卿。既辭而復請命子產。是以惡其爲人。已辭者不可受也。楚莊王已縣陳。從申叔時之諫。而續其封。已奪者可予也。晉景公剖齊汶陽之田以畀魯。七年之中。一予一奪。以納季文子之侮。已予者不可奪也。君子無苟辭。知其不可復受也。君子無苟予。知其不可復奪也。理不當辭。在我何愧。始辭而卒受之。則愧心生焉。理不當予。在彼何怨。始予之而卒奪之。則怨心生焉。吾

尙欲釋有愧爲無愧。豈可反使無愧爲有愧乎。吾尙欲平有怨爲無怨。豈可反使無怨爲有怨乎。王述之未嘗辭官。不察者。固疑其貪也。伊尹之一介不以予人。不察者。固疑其吝也。觀其辭受未定之初。人競自處於廉。而處王述以貪。王述固不辨也。及觀其終。則人皆不免於愧。超然居衆愧之外者。王述一人而已矣。觀其予奪未定之初。人競自處於義。而處伊尹以吝。伊尹固不辨也。及觀其終。則人皆不免於怨。泰然居衆怨之外者。伊尹一人而已矣。是故賢王述於後者。貪王述於先者也。聖伊尹於後者。吝伊尹於先者也。聖賢之辭受予奪。非衆人所能識也。物在彼則謂之辭受。物在我則謂之予奪。一名而二實者也。辭受既不可中悔。予奪其可中悔乎。予奪既不可中悔。若土地廣輪之博。爵秩印韍之崇。猶人情之所重者。不能堅決。尙有說也。彼楚成之金。楚靈之弓。淺心狹量拳拳於一物。何其愈下耶。世俗猶以鑄兵之盟。遠啓疆之說。爲楚之得計。抑不知楚成與鄭以金。而禁其鑄兵。則鄭忘楚之賜。而怨楚之禁。是雖不奪鄭之金。而實奪鄭之心也。在楚失有用之寶。在鄭得無用之具。我有所損。而彼無所益。計無拙於此矣。魯侯懼遠啓疆之說。而反楚之弓者。非果懼三鄰之窺也。懼楚靈之怒也。不壓以全楚之威。則區區兒戲之說。豈足以動魯侯耶。以堂堂六千里之楚。而下臨蕞爾之魯。令出於正。何索不獲。乃以一弓之故。卑體巧說。惟恐魯之不從。想啓疆之膝一屈。而楚國之威索然矣。信哉。予奪之不可輕也。予奪不可輕。猶衆人事耳。聖人之視予奪。初未嘗有輕重也。舜視天下。如棄敝屣。豈舜直輕天下。如敝屣哉。孟子特爲桃應言之耳。天下者。桃應之所重也。敝屣者。桃應之所輕也。以其所輕。而明其所重。欲使知舜之等視輕重而已。孟子止言

舜之無所重。而人遂疑舜之有所重。誤矣。吾將因孟子之言。而附益之曰。舜當其可與。視天下如敝屣。當其不可與。視敝屣如天下。

邢人狄人伐衞僖公十八年　衞叛晉定公八年　公孫文子拒衞侯哀公二十五年

天下之物有置之則不可見。動之則不可禦者。殆非人力之能爲也。機之發於天者也。兄弟鬩於牆。鬩很忿詈。手足之歡。無復存矣。他日俱出。塗人毆其兄。爲弟者。忘向之怨。勃然往救之。是心安從生耶。兄弟之愛。天也。鬩鬩之時。其機伏而不見。初未嘗亡也。一旦遇塗人之辱。以動吾之機。是機一發。奮厲勁烈。海可倒。山可移。金石可貫。豈薄忿細怨所能遏耶。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也。五者。天下之大機也。私欲梏之。小智藩之。封蟄固密。其機若不可復還也。或叩焉。或觸焉。其機立應。目不容瞬。掣其梏。決其藩。千封萬蟄。剝落解散。固有破百年之人僞於一息之間者矣。唐代宗何如君也。德宗何如君也。昏庸猜虐。民困其暴。固已不復知有君臣之義也。及在播遷流離之中。用柳伉、陸贄之言。貶損自責。以感發天下。君臣之機。眞機既生。森不可禦。向日之抑塞。向日之殘酷。向日之橫斂。向日之征徭。後機一衝。前怨咸息。愛君之外。舉無餘念。疾首痛心。爭先赴敵。不越月踰時。而歸二君於故都。祀唐配天。不失舊物。暫動其機。效已若此。況其機素明者耶。衞國之君。兩用此機。文公以邢狄之侵。避位而激其民。動是機於前。而終能滅邢。靈公以晉之侮。亦避位以激其民。動是機於後。而終能亢晉。是非樂於自屈也。不屈己於此。則無以發機於彼也。文公固賢主。若靈公之淫縱侈慢。豈素拊循其民者耶。民之所以畢力拒晉者。非爲靈公也。靈

公之言。適動其愛君之機而不能已也。雖然。動天之機者。不可雜之以人。邢狄之侵。與晉之侮。非有陝郊之危。奉天之急也。而文公、靈公、張大其事。遽自避位。甚己之辱。而起民之怒。其動民之本。既雜而不純矣。故衞國之民。天機雖動。人機亦隨。馴致其患。公孫彌牟反竊是機以拒出公。非文靈動其機者不端。詎至是耶。以人蔽天猶可也。以人亂天不可也。蔽者其天尙存。方開之以天。而遽投之以人。匿邪於根。浹毒於髓。本原之地。爲所汨亂。吾不知何時而能去也。心不受病。受病則其狂不可制。眞不受僞。受僞則其惡不可除。制心之狂。除眞之惡。果終無術。而不可解耶。吁。

秦取梁新里僖公十八年　梁亡僖公十九年

觀治不若觀亂。觀美不若觀惡。自古及今。蹂踐殘賊。而終不可亡者。乃天理之眞在也。登唐虞之朝者。舉目皆德政。陪洙泗之席者。入耳皆德音。縱橫交錯。無非此理。左顧右盼。應接不暇。果何自以窺天理之眞在哉。至於居亂世。遇惡人。所見者。莫匪橫逆。所聞者。莫匪詖淫。所謂天理。疑若殄滅而靡有孑遺矣。然橫逆詖淫之中。天理間發。時見一斑。豈非是理之眞在歟。我生不有命在天。紂之所以拒祖伊也。人皆知其託辭也。託則託矣。然天之一言。胡爲而忽出於紂之口哉。何適而無道。跖之所以答其徒也。人皆知其託辭也。託則託矣。然道之一言。胡爲而忽出於跖之口哉。紂身與天違。而口忽言天。跖身與道違。而口忽言道。噫。不如是。何以知是理之果不可亡歟。善觀理者。於此所以深致其觀也。梁伯溺於土功。無故勞民。底於滅亡。議者莫不指罔民以寇。自致駭潰。定梁伯之罪。是則然矣。吾獨於罪之中。而知天理之所在焉。人

皆以罔民爲梁伯之詐心。吾獨以爲梁伯之良心。世之論良心者。歸之仁。歸之義。歸之禮。歸之智。信未有敢以詐爲良心者也。名詐以良心。豈有說乎。曰。詐非良心也。所以詐者。良心也。梁伯之版築。其自以爲是乎。自以爲非乎。如自以爲是。必不待罔民。以某寇將至也。必不待罔民。以秦將襲我也。惟其心慊然以爲非。恐民之不我從。放虛張外寇以脅之耳。嗜版築而不已者。心之私也。慊版築而不安者。心之正也。詐固非良心。慊獨非良心乎。吾是以知天理常在人欲中。未嘗須臾離也。梁伯欲心方熾。而慊心遽生。孰導之而孰發之乎。嗚呼。梁伯一念之慊。此改過之門也。此復禮之基也。此堯舜禹湯文武之路也。聖人迎其善端。而推之。而廣之。而大之。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梁伯一慊方生。而遽繼之以詐。是猶隕雪霜以摧始萌之草。羣鷹隼以擊未翼之雛。良心安得而獨勝乎。與生俱生者。謂之良心。毀之而不能消。背之而不能遠。雖甚無道之人。是心或一日而數起也。是心既起。有以繼之。則爲君子。無以繼之。則爲小人。繼與不繼。而君子小人分焉。故學者不憂良心之不生。而憂良心之不繼。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二

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僖公十五年○季平子用人於亳社昭公十年　楚子用隱太子昭公十一年

無閒則仁。有閒則暴。無閒則天下皆吾體。烏得而不仁。有閒則獨私其身。烏得而不暴。幽明也。物我也。混混同流而無間者也。喜同一喜。喜觸於心。則幽明物我。不約而皆喜。怒同一怒。怒觸於心。則幽明物我。不約而皆怒。判而爲慘舒、休戚、愛憎、哀樂之情。別而爲盈虛、予奪、損益、是非之理。散而爲禍福、利害、安危、死生之變。彼動則此應。彼發則此知。未嘗有閒也。昔之仁人。所以視民如傷者。豈以冥冥之不可欺。昭昭之不可犯哉。幽明物我。通爲一體。不見有可傷之地也。既傷於民。亦傷於身。既傷於身。復傷於神。噫、知此者。其知仁之方乎。不仁則不覺。不覺則不合。幽明不合。而有人與神之閒焉。物我不合。而有人與己之閒焉。遂以爲苟便於身。何恥乎媚神。苟媚於神。何恤乎害人。以妄傳妄。以僞傳僞。然後囂淫怪誕之說興。然後君蒿悽愴之妖作。然後陰詭側僻之祀起。然後釁塗刳剔之亂生。如宋襄楚靈季平子之事。蓋有戎狄禽獸之所不忍爲者。非天獨賦以酷戾狠逆之性也。私己深。畏神甚。淪惑其心而至此極也。一時之君子。隨而議之。是猶詆蚩尤之殘。哂盜跖之貪。適爲贅爾。曷若求其爲暴之原而滌之乎。天下之理。有通有塞。其通耶、八荒之外。六合之內。幽明物我。上際下蟠。不見其間。孰非吾仁者哉。其塞耶、雖汲汲以愛人。利物爲志。朝三省而日九思。然在此有毫芒之塞。則在彼有尋丈之閒。發於其身。害於其事。發於其事。害於其政。

民有不得其死者矣。一念之毒。流金鑠石。一念之駛。奔電走霆。雖未嘗以兵殺人。實以心殺人。雖未嘗用人以祭社之神。而實用人以祭心之神也。其視宋襄輩何以大相過乎。通者。仁之門也。塞者。暴之門也。是故欲仁者。不於其仁於其通。去暴者。不於其暴於其塞。

衞旱伐邢（僖公十九年）

昔之善用兵者。託於神怪。以使其衆。雖苟收一時之勝。其患有遂流於後世而不可解者矣。然所託者。出於人之所共疑。則其患淺。出於人之所共信。則其患深。卜偃之牛聲。田單之禽翔。陳勝之書帛。樊崇之探籌。皆託神怪以譎衆者也。是其說妖誕不經。可以欺愚者。而不可以欺智士。可以欺小人。而不可以欺君子。可以欺一時。而不可以欺後世。亦何足與深辨哉。乃若衞之伐邢。其所託者。有不得不辨者焉。天者。人之所大也。聖人者。人之所尊也。以天爲辭。人孰敢違。以聖人爲辭。人孰敢議。衞方欲伐邢。而患無以使其衆。甯莊子乃因歲旱之災。爲動民之具。其言曰。昔周饑。克商而年豐。今邢方無道。天其或者使衞討邢乎。甯莊子之意。不過欲假天之神。借武王之重。取衆人之所共信者。誑脅其民。而使之戰耳。滹沱之濟。非果能前知其冰也。濟適與冰會也。伐邢之役。非果能前知其雨也。師適與雨會也。逢其適然。而人遂以爲必然。甯莊子之說。遂行於後世矣。是役也。雖衞國之幸。實後世之不幸也。後世徒見伐邢之役。言脫於口。師出於境。雨降於天。三者相隨如枹如鼓。如影如響。不約而俱應。遂以爲天道果可以意窺。天變果可以術移。歸亢旱於乾封。歸星變於輔弼。歸火災於丁傅。矯誣上天。文飾六經。傲然無所忌憚。導其源而遺其毒

者。庸非甯莊子乎。噫。甯莊子欲僥倖一勝。尙有他塗也。勢可以使人。氣可以使人。賞罰可以使人。激揚奮發。豈患無術。何爲輕取古今之所共信者。一朝而墮壞之耶。雖然。不知天則壓。以天之大。而不敢辨。不知聖人則壓。以聖人之尊。而不敢爭。虛服其名。而實闇其理。此甯莊輩所以每得行其說也。眞知天與聖人者。異是矣。親見憲貧回夭。而方疑天之禍善。親見慶富跖壽。而不疑天之利淫。雖聞速貧速朽之言。而斷然知其不出於夫子。雖聞血流漂杵之言。而斷然知其不出於武王。蓋其所知者。在理不在事。在實不在名也。政使百甯莊子。亦豈能眩之哉。

子魚諫宋公圍曹 僖公十九年

天下之情。不見其速。未有見其遲者也。浴焉而食。食焉而繭。繭焉而繅。繅焉而織。歷數月而後得帛。凡蠶者。皆以爲固然。不聞厭其遲也。耕焉而種。種焉而耘。耘焉而穫。穫焉而舂。歷終歲而後得粟。凡農者。皆以爲固然。不聞厭其遲也。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是猶自浴而至織。自耕而至舂。一階一戶。豈可妄躐哉。由三代以前。亦未聞有厭其遲者也。見倚市門者。得帛於一笑之頃。則回視蠶婦數月之勞。不勝其遲矣。見坐賈區者。得粟於一日之間。則回視農夫終歲之勞。不勝其遲矣。功利之說興。變詐之風起。棄本徇末。忘內事外。競收欲富強之效於立談之餘。反顧王道。豈不甚遲而可厭哉。是宜子魚舉文王之事。而終不能止宋襄之師也。儒者之論曰。蠶而帛。農而粟。身而治。正也。不以蠶。不以農。不以身。雖得利。如不正何。嗚呼。小人之情。惟利是嗜。既衣其帛。何恤乎不蠶之名。既食其粟。何恤乎不農之名。

既享其治。何恤乎不身之名。爲是論者。豈足以梶小人之心而閉之哉。則盡反其本矣、天下之所以有僥倖而得帛者。以蠶婦陰爲之織也。天下之所以有僥倖而得粟者。以農夫陰爲之耕也。如使天下盡厭耕織。焚其機。斧其耒。則雖有巧術。何從而取帛。雖有巧計。何從而得粟。皆將凍於冬。而餒於塗矣。彼僥倖而收功利。豈眞其力哉。亦聖人之遺澤。三綱五常之猶未亡者。陰有以扶持之也。向若聖人皆效後世之欲速。蹙其根。涸其源。以爭旦暮之利。則大經大法殄滅無遺。人之類不能自立於中國久矣。當是時。城皆戎狄之城。吾亦無城之可爭。地皆禽獸之地。吾亦無地之可奪。雖有欲速之心。果何所用其速哉。然則後世共詆薄以爲遲鈍迂闊者。乃其所恃以生者也。無賢者。則不肖者不能獨立。無智者。則愚者不能獨存。彼其相戕相賊。歲消月鑠。而戴髮含齒之屬。終不可盡者。意者其中必有所恃也。所恃者。果專在於聖人乎。曰否。

隨叛楚 僖公二十年

君子憂我之弱。而不憂敵之強。憂我之愚。而不憂敵之智。國爲敵所陵。而不能勝者。非敵之果強也。罪在於我之弱也。爲敵所陷。而不能知者。非敵之果智也。罪在於我之愚也。強者。弱之對也。我苟不弱。則天下無強兵。智者。愚之對也。我苟不愚。則天下無智術。後之爲國者。終歲憂敵之強。而未嘗一日憂我之弱。終歲憂敵之智。而未嘗一日憂我之愚。使其移憂敵之心而自憂。則誰敢侮之哉。以隨之陋。而鄰於楚。以隨之君臣。與楚成子文抗。其強弱智愚判然矣。隨非惟不知自憂。而又且不知自量。怒臂以當轍。亟蹈禍敗。

左氏以不量力譏之。允矣。其言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左氏之論。以謂楚雖強暴。終不敢無故加兵於隨。使隨自知力不如楚。甘處於退怯。則禍何由至哉。伐隨者楚也。召楚者隨也。是隨之敗由己之敗。而不由人也。見伐者雖在人。無致伐之端者。顧不在我耶。嗚呼。信如是說。乃所謂由人而不由己也。畏楚而不敢先動者。固出於隨矣。所以制隨而使之不動者。非楚耶。是其不動者。名由於我。而實由於人也。有宗廟。有社稷。有民人。而寄存亡之命於他國。惴惴自保。惟幸不見侵。陋矣。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彼豈皆先犯楚者哉。隨雖量力自守。恪遵信約。疆埸有釁。楚之執事。豈其顧盟。然則隨雖自守。不能禁楚之吞噬。存亡之權。固由楚而不由隨也。左氏能誦善敗由己之言而止耳。孰知夫善敗由己之理乎。天下之事。未有不由己者。善者己也。極其善。則爲堯、爲舜、爲禹、爲湯者。亦己也。敗者己也。極其敗。則爲桀、爲紂、爲幽、爲厲者。亦己也。前無禦者。欲聖則聖。後無挽者。欲狂則狂。隨侯果知此理。則位天地。育萬物。無不由己。況區區之楚。何足畏耶。而左氏不知己之尤。反以畏楚爲量力。抑不知適所以墮人之力也。古之所謂量力者。蓋有說矣。養而未充也。爲而未成也。修而未備也。於是量力而未敢輕動焉。吾之所以未動者。非憂彼之強。憂我之弱也。非憂彼之智。憂我之愚也。所憂固在於己。而不在於人也。養已充。爲已成。修已備。則有所不動。動而無敵。今之伸。豈不由向之屈乎。苟以齷齪自保爲量力。則人將自安於弱。而終於弱矣。自安於愚。而終於愚矣。噫。墮天下之力者。獨非量力之論歟。

宋襄公欲合諸侯 僖公二十年　宋爲鹿上之盟 僖公二十一年　楚執公 同上　宋公伐鄭 僖公二十二年　楚宋戰

由涿鹿而至牧野。舉帝王之兵。更數十戰。由六經而至諸子。談帝王之兵。踰數萬言。效非不明。而說非不詳也。及宋襄公爲泓之役。而以帝王之兵自許。反至喪敗。後世指其一戰之失。盡疑數十戰之功爲不可信。指其一言之謬。盡廢數萬言之理爲不可行。果哉、說之遽也。是說既行。帝王之兵。人共視以爲迂闊遲鈍之具。儒者相與力挽而極辨之。終莫能勝。意者未知爭之之說乎。輿薪之不見。而自謂能見秋毫者。愚也。責其不見者。亦愚也。撞鐘之不聞。而自謂能聞蚋飛者。愚也。責其不聞者。亦愚也。信之在前。責之在後。不見輿薪者。方自譽其目之明。人固已不信之矣。豈待其眞不見秋毫而始責之乎。不聞撞鐘者。方自譽其耳之聰。人固已不信之矣。豈待其眞不聞蚋飛而後責之乎。古之難知秋毫也、蚋飛也。今之易知輿薪也。撞鐘也。欲驗宋襄言古道之是非。當先觀宋襄料今事之中否。宋襄生於宋。豈不知宋之弱。迫於楚。豈不知楚之強。乃不量宋之力。偃然自爲盟主。欲屈強楚之君於會。其愚而不能料事一矣。齊桓之伯。宋襄公耳目所接也。宋襄自觀信義與齊桓孰愈。壤地與齊桓孰愈。兵甲與齊桓孰愈。齊桓九合諸侯。終不能屈致楚子。而宋襄乃驟欲致之。其愚而不能料事二矣。盂之會。宋襄身見執於楚。幾不免虎口。僅能縱釋。曾未閱時。忘前日之辱。忘前日之懼。忘前日之禍。尙敢稱兵與楚爭鄭。自取傷敗。其愚而不能料事三矣。是三者。皆匹夫匹婦之共曉。宋襄尙不能知。況所謂帝王之兵制。遠在千百年之外。斷編遺簡。若滅若沒。若存若亡。是豈宋襄之所能知乎。觀其料今事之疎。卽可驗其談古道之謬。雖未交鋒之前。固預知其必

於泓　僖公二十二年　宋襄公卒　僖公二十三年

敗也。說者乃以宋襄之敗。爲古道之累。是猶見職者之誤評宮角。遂欲幷廢大樂。豈不過甚矣哉。或者又謂宋襄無帝王之德。而欲效帝王之兵。所以致敗、亦非也。使帝王之世。人皆服其德。則固不待於用兵矣。德不能服。是以有兵。則兵者生於人之不服也。彼既不服矣。豨縱豕突。亦何所不至。我乃欲從容揖遜以待之。適遺之禽耳。吾恐帝王之兵。不如是之拙也。古之誓師者曰。殄殲乃讎。曰取彼凶殘。凜然未嘗有毫髮貸其所寬者。惟弗迓克奔而已。奔而歸我。是以弗擊。苟摧鋒而與之爭一旦之命。胡爲而縱之哉。是縱降者。帝王之兵。縱敵者。宋襄之兵也。烏可置之一域耶。公羊子以宋襄之戰。爲文王不是過。嗚呼。宋襄何足以知文王。若子魚乃眞知文王者也。子魚諫宋襄之伐曹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其言薰然而不傷。退然而不伐。妙得文王之本心。至於泓之戰。其諫宋襄之辭。發揚激厲。奮起勁悍。驟與前日異。若與文王不相似。與變推移。不主故常。此眞學文王者也。知子魚之善學文王。則知宋襄之不善學文王矣。

魯饑而不害 僖公二十一年

天者。人之所不能外也。信者固信。不信者亦信。從者固從。不從者亦從。使不信者果能不信。是可外也。可外非天也。使不從者果能不從。是可外也。可外非天也。嗚呼。世之論天者。何其小耶。日月星辰之運。則付之天。災祥妖孽之變。則付之天。豐歲疫癘之數。則付之天。若是者。皆非人之所能爲。吾知崇吾德。修吾政而已。彼蒼蒼者。吾烏知其意之所在哉。以湯之時而旱。天與湯未嘗相參也。當是時。天亂而湯治。以秦之

暴而稔。天與秦未嘗相參也。當是時。天治而秦亂。天自旱之。湯自養之。天自稔之。秦自暴之。天與人曷嘗相預耶。自世俗之說行。天人始離而不合矣。魯僖公遇旱而欲焚尫。其陋已甚。賴從臧文仲之諫。亟修旱備。是歲饑而不害。詳攷左氏之所載。殆未免世俗之見也。左氏之意。以謂旱在天。備在人。泉枯石燥。土焦金流。人固無如天何。修城節費。務穡勸分。天亦無如人何。饑者天之所爲也。而不害者人之所爲也。果如是說。則所見者。不過覆物之天而已矣。抑不知天大無外。人或順或違。或向或背。或取或捨。徒爲紛紛。實未嘗有出天之外者也。順中有天。違中有天。向中有天。背中有天。取中有天。捨中有天。果何適而非天耶。左氏意以修旱備爲無預於天。抑不知臧文仲之諫。自何而發。魯僖公之悔。自何而生。旱備之修。自何而出。人言之發。卽天理之發也。人心之悔。卽天意之悔也。人事之修。卽天道之修也。無動非天。而反謂無預於天。可不爲大哀耶。善觀天者。觀其精。不善觀天者。觀其形。成王之方疑周公。其天固嘗蔽也。及天大雷電以風。成王肅然祗懼。與召公太公共啓金縢之書。執書以泣。始信周公之勤勞。是成王胸中之天。已回於執書以泣之時矣。豈必待天雨反風。禾則盡起。然後知天意之回耶。待天雨反風而知天意者。周人之知天也。非召公太公之知天也。

成風請封須句　僖公二十一年

先王之澤。入人之深。雖至於世降道散。猶相與誦說歌詠而不衰。出於學士大夫之談者。教之餘也。出於故家遺老之傳者。俗之餘也。出於田夫野父之口者。治之餘也。習其教、漸其俗、思其治。向望懷想而不能

自已。亦其勢之當然。乃若所謂婦人女子者。足不踰於牆屏。視不下於堂階。組織是供。脯修是職。其視先王之道果何物耶。蓋嘗觀詩之變風、往往多出於婦人女子之手。綠衣、莊姜之詩也。泉水、衞女之詩也。柏舟、共姜之詩也。載馳、許穆夫人之詩也。其辭忠厚雅馴。憂而不傷。勁而不怒。藹然文武周公之遺澤在焉。是孰開之。而孰誘之耶。吾是以知文武周公之化。固有默行乎禮教風俗政治之外者矣。不然。則婦人女子。豈告語之所可及。防範之所可率哉。成周之澤。至於使婦人女子不能忘。則文武周公之用功深矣遠矣。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成風請救須句。特以親昵而發。蓋人情之常。不足深道。然其言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成風以一女子而造次發言。不捨周室。非文武周公之遺化潛中其心。陰致其意。詎能至是乎。遠矣。周澤之長也。吾嘗紬繹成風周禮之說。如仲孫湫如韓宣子輩。其知之者。代不乏人。至周禍之說。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諸侯皆不能知。知之者、成風一人而已。平王之東降於列國。國異政。家殊俗。各私其私。各戚其戚。燕不謀楚之難。齊不預秦之憂。曰天禍晉國者。晉人自言晉禍也。未聞在晉而言周禍者也。曰是衞之禍者。衞人自言衞禍也。未聞在衞而言周禍者也。成風請救須句。自常情言之。必以邾既滅須句。勢將逼魯。實魯之禍。庶幾可動僖公之聽。今乃置魯而專言周禍。周自有禍。何預於魯耶。成風之意。則有在矣。通天下皆周也。魯非魯之魯。乃周之魯也。須句非須句之須句。乃周之須句也。邾爲不道。翦滅周之須句。則爲周之魯者。安得不披髮纓冠而亟救之耶。諸侯視王室如家。而國則其身也。以家禍爲不切於身者。是謂大不孝。以國禍爲不切於身者。是謂大不忠。成風之言。孰謂其緩而

不切哉。嗚呼。文武周公既沒數百年。而一女子之所見。猶非周時諸侯之所能及。吾是以知周之所以盛。晉楚齊秦以降數十國。合諸侯之所見。反出於一女子之下。吾是以知周之所以衰。君子未嘗不嘆息於斯焉。

秦晉遷陸渾之戎 僖公二十二年

物之相召者。捷於風雨。地夷而人華者。公劉之治豳也。以華召華。不旋踵而有文武之興王。地華而人夷者。晉帝之納款也。以夷召夷。不旋踵而有耶律之俘虜。是知居夷而華者。必變夷爲華。居華而夷者。必變華爲夷。物物相召者。未嘗不以其類也。中天下而畫壤者。是爲伊洛。萬國莫先焉。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自伊洛而俯眎夷狄。猶鈞天帝居與世。溷然相去。不知其幾千百等。政使風俗隳壞。何至遽淪於夷狄乎。辛有一見被髮之祭。預期爲戎於百年之前。而秦晉之遷陸渾。果不出其所料者。抑有由矣。曠百世而相合者心也。跨百里而相通者氣也。伊洛之民。雖居中華。聲明文物之地。然被髮野祭。意之所向。已在於大荒絕漠之外矣。故以心感心。以氣動氣。安得不爲陸渾之遷哉。既爲沮澤。潦水自歸。既爲羶肉。螻蟻自集。既爲夷俗。戎狄自至。辛有所以能預期於百年之前者。非有他術也。開田隙地。散在九州者、尙多也。秦晉必徙於此。而不之他焉。陸渾亦必居於此。而不之他焉。是豈嘗擇而處之哉。風聲氣習。自相感召。以默而驅之。潛而趨之。蓋有不能自已者矣。是故秦晉非能徙。不得不徙。陸渾非能居。不得不居。罪在此而不在彼也。使在我無召戎之具。彼胡爲乎來哉。嗚呼。辛有可謂知幾矣。

然其言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吾以爲猶未盡也。善惡無定位。華夷無定名。一渝禮義。旋踵戎狄。彼被髮野祭之際。固已爲戎矣。豈待百年而始爲戎乎。陸渾未遷之前。戎狄其心者也。陸渾既遷之後。戎狄其形者也。人徒以秦晉之遷陸渾。爲亂華之始。不知伊洛之爲戎久矣。豈待氈毳其服。穹廬其居。侏離其語。然後謂之戎哉。十九年掘鼠牧羊於北海之濱。而未嘗少改蘇武之漢也。承乾身未離唐宮。而已純乎突厥矣。天下之可畏者。莫大於吾心之夷狄。而要荒之夷狄次之。

子圉逃歸 僖公二十二年

謀於塗者。不若謀於鄰。謀於鄰者。不若謀於家。非遠則愚。而近則智也。愛淺者其慮略。愛深者其慮詳。理也。亦勢也。四海九州之人。卒然相遇。倏然相遭。猶斷梗枯槎。偶相值於大澤之陂。恩何從而生。愛何從而發哉。問焉而不對者有矣。間有對者。漫對也。非眞對也。叩焉而不應者有矣。間有應者。漫應也。非眞應也。操兩可之論。近足以免我之累。遠足以逃彼之責。則自以爲得計矣。其爲人謀而忠者。蓋千萬而一遇耳。乃若家人婦子。則不然。同分義。均休戚。其反覆謀議於家庭者。非相爲賜也。如手足之赴頭目。不知其然而然也。內無所隱。故其情眞。外無所飾。故其語眞。以眞遇眞。懇款惻怛。往往得利害之眞焉。彼家人婦子之智。非果踰於他人也。智者之略。固不如愚者之詳也。故家人婦子之謀。智慮有所不及。聰明有所不逮。則付之無可奈何而已矣。豈肯僥倖苟免。而懷不盡。如塗人之爲耶。異哉。嬴氏之於子圉。何其親。則同室。而情則塗人也。當子圉逃秦而歸。嬴氏曾不爲之反覆訂議。遽告之宜歸。以順其意。又不與之俱。以脫其

身。又自詭不泄。以解其疑。意之所主。特欲自爲僥倖苟免之計。而子圉之利害。未嘗過而問焉。苟免固賤行也。然世人之苟免者。猶曰姑以免吾身焉。父子一體也。夫婦一體也。害於彼則傷於此矣。此嬴氏所以始欲苟免。而終不免於二嬖之辱也。昔之烈女不幸而處不可兩全之地。固有殺身以致吾義者矣。況子圉之事。未至於不可兩全耶。使嬴氏當子圉之謀歸。易辭以對曰。子淹卹於秦者非他。所以合秦晉之交也。今不忍數年之不燕。而蔑棄敝邑。若二國何。寡君有社稷之事。不得以身服役。而使賤妾得事巾櫛。子介然有他志。是寡君不得事子也。妾將復於寡君。嬴氏苟能爲此言。則子圉憚嬴氏之告。必不敢興逃遁之謀。嬴氏席秦伯之勢。必不至爲子圉之害。秦伯顧嬴氏之愛。必不入重耳之策。父子夫婦之間。顧不兩全乎。嗚呼。嬴氏果出於此。則可以成父之志。可以解夫之禍。可以盡婦之道。可以全己之節。可以續惠公廢絕之祀。可以解秦伯戎狄之議。一舉而數利附。使嬴氏少致思焉。則何憚不出於此也。思之苟。生於情之疎。情之疎。生於義之薄。土薄則無豐殖。雲薄則無甘霖。鐘薄則無震聲。味薄則無珍膳。未有薄其誠於先。而厚其謀於後者也。然則嬴氏之不能謀。豈在於子圉逃秦之時哉。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三

邾敗魯於升陘 僖公二十二年

天下有常勝之道。大勝小。強勝弱。多勝寡。此兵家之定論也。大有時而敗於小。強有時而敗於弱。多有時而敗於寡。豈所謂常勝者。或不可常耶。非然也。用兵以力相加也。使各極其力。則小終無勝大之理。弱終無勝強之理。寡終無勝多之理。惟恃大、恃強、恃多。墮廢其力而不能用。則與無力者同。顧不如小者、弱者、寡者。猶有毫末之力也。以吞舟之魚而俯視螻蟻。其小大之相去。豈止相什百而相千萬哉。碭而失水。反爲螻蟻之食。人以爲小勝大也。抑不知得水則魚大而蟻小。失水則魚小而蟻大。置其形而論其力。則是大勝小而非小勝大也。強弱衆寡之相勝。皆此類也。故曰。大勝小、強勝弱、多勝寡。兵家之定論也。魯與邾戰。兵未接之前。人皆意魯之必勝矣。然升陘之後。僖公卑邾而不設備。雖有衆與無衆等爾。魯不若邾。猶有一旅之兵。一割之用。是魯無魯。而邾有邾也。以有對無。勝安得不在邾。敗安得不在魯乎。吾嘗論僖公之爲君納莒拏之俘。受介葛盧之朝。謦然軒然。自處於衆人之上。是亦一僖公也。奔走於葵邱之會。周章於踐土之盟。惴然眇然。自處於衆人之下。是亦一僖公也。彼一僖公耳。昨勇今怯。朝盛夕衰。何其多變而無特操耶。殆非專僖公之罪。其居使之然也。僖公所居者魯。以魯而臨介莒。則自大視細。心不期驕而驕。以魯而望齊晉。則自細視大。心不期畏而畏。既見大國之可尊。必見小國之可忽。斯其所以禍生所忽。而

召魚門之辱與臧文仲之諫忠矣惜其能箴僖公之病而未知僖公受病之源也僖公受病之源安在哉使僖公易地而居齊晉則將變畏爲驕易地而居介莒則將變驕爲畏吾是以知尊大國者非僖公也魯也忽小國者非僖公也魯也僖公不以己爲己而以魯爲己故大於魯者吾亦大之小於魯者吾亦小之豈非爲居之所移乎昔者舜自側微而登至尊木石不能使之愚鹿豕不能使之野耕稼不能使之勞陶漁不能使之辱袗衣鼓琴不能使之逸牛羊倉廩不能使之奢蓋居爲舜所移而舜未嘗爲居所移也噫當僖公之時有能誦舜之事以起僖公之病庶幾其有瘳乎

鄭文夫人勞楚子入享於鄭 僖公二十二年

見奔而謂之敗見閒而爲之讎見憊而謂之疾何其見之晚也未奔之前有先敗焉未閒之前有先讎焉未憊之前有先疾焉冥冥之中其先固已瞭然而不可揜豈必待見形而後悟哉楚子帥師過鄭納文夫人之勞受享祀之僭又取鄭二姬以歸固蠻夷之常態不足以汚簡册吾獨怪叔詹之言何其見之晚也叔詹譏楚子取鄭之二姬曰爲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是叔詹徒知無別之非禮而不知受享之非禮也使楚子不取二姬則叔詹將遂以受享爲禮之正矣孰知夫受享之際乃無別之先乎當鄭之享楚子也陳其鼎俎肅其尊彝蠲其巾冪豐其腶脩威儀可則進退可度宜叔詹不悟其非禮也抑不知生天下之善者出於敬生天下之惡者出於慢一籩一豆之相去其爲禮也微矣嚴之而不敢犯者敬心存也是心苟存將無所不敬推而上之至於守君臣父子夫婦之分爲世大法者同一敬也忽之而無所顧者

慢心生也。是心苟生。將無所不慢。推而下之。至於亂君臣父子夫婦之分。爲世大戒者。同一慢也。是故今日謹一籩一豆者。卽他日謹君臣父子夫婦之分者也。今日易一籩一豆者。卽他日易君臣父子夫婦之分者也。楚爵則子。而輒當上公九獻之儀。庭實旅百之盛。加籩豆六品之侈。其於燕享之禮。固已無別矣。燕享之無別。卽男女之無別也。均爲無別耳。始之罪不爲輕。而後之罪不爲重。始之罪不爲小。而後之罪不爲大。豈可立等於其間哉。燕享之禮無別。其罪隱二姬之無別。其罪彰。叔詹捨其隱而譏其彰。噫。何其見之晚也。吏必先明法。然後可以責人之踰法。士必先明禮。然後可以責人之踰禮。叔詹猶以鄭之享楚爲禮。則既不知禮之爲禮矣。又何責楚子之踰禮哉。

楚子文使成得臣爲令尹（僖公二十三年）○范武子請老（宣公十七年）

多而不可滿者慾也。銳而不可極者忿也。治慾之法。有窒而無開。治忿之法。有懲而無肆。處己是法也。處人亦是法也。或者之論曰。飢者得食則止。渴者得飲則止。寒者得衣則止。熱者得濯則止。慾者得求則止。忿者得報則止。我慾可窒。我忿可懲。乃若他人之忿慾。不有以少償之。彼亦安肯遽止乎。嗚呼。此非忿慾之譬也。忿慾譬則火。然畏火之怒。而投薪以濟之。則其勢隨投而隨熾。忿慾譬則盜。然畏盜之怒。而授刃以濟之。則其勢隨授而隨增。薪者火之資也。刃者盜之資也。權位者忿慾之資也。假其資而望其止。天下寧有是也。先王尊權位以示天下。所以嚴萬世之巨防也。何人而無慾。何人而無忿。忿慾方興。局於無權無位而不得展。足將行而復駐。手將舉而復斂。口將言而復默。念將生而復消。有谿壑貪惏之慾。鬱勃炮

燔之忿。莫不限於權位之巨防而止。止則回。回則有趨於善者矣。天下方馳騖於忿慾而不知反也。先王固未嘗與之爭也。嚴吾權位之巨防。使忿慾者窘於無資。氣衰力怠。道窮途絕。倀倀然而無所歸。雖吾不使之趨於善。而彼自不得不趨於善。然則權位者。眞先王閉忿慾之巨防也歟。先王以是爲忿慾之防。後世以是爲忿慾之資。何其反也。楚成得臣有功於陳。子文推令尹之位與之。以塞其慾。齊侯既辱郤克。范武子遽請老。而授郤克政。使逞忿於齊。噫。令尹豈賞功之物。而晉數百年之社稷。亦豈二三臣逞憾之具歟。楚非置兩令尹也。幸而一成得臣有功耳。如使數人者並立大功。吾不知子文復何以與之。春秋之時。行人見辱者。何國蔑有。姑以晉言之。若解揚之見執於宋圍。韓起羊舌肸之見挫於楚靈。是數事者。如與郤克之辱並發於一時。則晉師亦將車敝馬汗。東馳西逐。徧遶天下。盡報諸臣之怨而後已歟。甚矣子文武子之不思也。將以飽其慾。適以滋其慾。將以散其忿。適以張其忿。故得臣之慾。與位俱長。成師而出。服陳。服蔡。服魯。服鄭。服曹。服衞。嗜勝不止。貪以遇大敵。迄至城濮之敗。軍覆身殞。爲天下笑。向若子文不畀以大柄。雖驕縱怨望。不過煩司敗之刀鋸耳。楚必不至於不競。晉必不至於獨霸西廣東宮。若敖之卒。亦必不至於偕死也。至於郤克鞍之戰。雖曰幸勝。然忿不思難。至欲質齊侯之母。苟無魯衞之諫。則以晉之驕。當齊之怒。背城借一之際。吾未知齊晉雌雄之所在也。不幸而敗於垂成。則亂原禍端。武子安得不任其咎乎。得臣之慾。得子文之位而盛。郤克之忿。得武子之位而伸。君子視人之忿慾。不能救則已矣。安可假其資而成其惡乎。吾嘗考論二子之言。武子誦已亂之詩。而誤領已亂之意。猶未足深責。彼子文之語

叔伯者。一何悖耶。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有幾。凡人爵不足酬功。慊之者固多矣。若遽作不靖。危其國家。自非盜賊小人。未必皆有是心也。子文之爲是言。將概以盜賊小人待天下耶。自子文之言出。人臣之立大功者。人君或懼其不靖。反加屠戮。是功者身之賊也。以是位而答是功。不復問其材之能否。使播其惡於民。是功者位之賊也。既立大功。自謂居危疑不賞之地。而姦謀始生。是功者國之賊也。一有大功。則爲身之不幸。位之不幸。國之不幸。孰敢以功業自奮者耶。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晉懷公殺狐突 僖公二十三年

明於觀人。暗於觀己。此天下之公患也。見秋毫之末者。不能自見其睫。舉千鈞之重者。不能自舉其身。甚矣己之難觀也。人皆知以己觀己之難。而不知以人觀己之易。同是言也。彼言之則從。我言之則違。其必有故矣。同是事也。彼爲之則是。我爲之則非。其必有故矣。因人之善。見己之惡。因人之惡。見己之善。觀孰切於此者乎。晉懷公不知己之無以致人。徒責人之不從己。殆未嘗以人而觀己也。懷公晉國之君。彼重耳特一亡公子耳。狐趙之徒。出從重耳。陷狄困衞。逃齊脫楚。人有不堪其憂者矣。乞食投塊。觀浴操戈。人有不堪其辱者矣。風羈雨絏。過都歷邑。人有不堪其勞者矣。使其一日捨重耳而從懷公。則里閭歡迎。姻族畢至。擊鮮釃酒。舒發故情。此天下之至樂也。高軒華轂。豹飾羔裘。前趨後陪。光生徒馭。此天下之至榮也。堂宇靚深。自公退食。體胖心廣。四顧無虞。此天下之至安也。懷公盍亦以人觀己乎。從彼者憂如是。辱

如是勞如是而狐趙輩乃就之而不辭從我者樂如是榮如是安如是而狐趙輩乃棄之而不顧則德之優劣厚薄不待言而可見矣懷公盍亦因此自反曰樂也榮也安也人之所同嗜也狐趙之徒所以崎嶇從重耳者豈與人異情哉其棄樂而就憂者必重耳之德有以勝其憂也其棄榮而就辱者必重耳之德有以勝其辱也其棄安而就勞者必重耳之德有以勝其勞也況吾以晉國之大而增修其德則人之從我者既有道德之樂又有名位之樂既有道德之榮又有名位之榮既有道德之安又有名位之安重耳無我之所有而我有重耳之所無有無之相形人將不待招而至矣此猶爲懷公而言非論之至者也德之休明冰天桂海荒區絕漠將奉琛重譯而皆來臣何至下與一亡公子爭數僕役哉陋矣懷公之褊也懷公肆其褊心不知反己徒殺人以逞使在外者絕向我之意而堅事讎之志計無失於此者矣雖重耳苟安於外彼毛偃挾不戴天之讎思欲一逞豈容重耳之安於外乎是則納重耳於晉者非秦伯也非狐趙也懷公也

晉重耳奔狄止降服而囚僖公二十一年　秦伯納重耳止頭須請見僖公二十四年

晉文公自出亡至於霸天下拔身流離阨困之中而成閎大豐顯之業一時諸臣狐、趙、胥、郤推挽翊贊之功居多焉疇諸臣之功次者文公未入之前必以反晉之謀爲冠文公既入之後必以城濮之戰爲冠吾獨以爲反晉之功不若去齊而城濮之諸將序績論勳曾未及寺人披頭須之萬一也天之生物自蘖而條自華而實特造化之下者耳霜焉雪焉勁烈刻勵翦擊其枝葉剝傷其膚理然後能反膏收液鬱積磅

礴發而爲陽春之滋榮此天下之大造化也必有大彫落然後有大發生必有大摧折然後有大成就文公安齊之富無復四方之志苟從行諸臣亦徇其欲則終身營邱一布衣耳幸而從行者識高慮遠謀於桑下載而去齊奪其燕安之雨露而壓以禍患之霜雪激之觀浴沃盥以起其憤激之鄭文子玉以作其憂乃切乃磋乃琢乃磨向來馳墮驕怠之氣掃除咸盡伯心勃然而生朝於武宮不失舊物向非奪其安齊亦安能進文公之志而伯之耶文公始所以眷眷於齊者屬意於二十乘之馬耳從者奪文公二十乘之馬而與文公全晉四千乘之賦使之棄鴻毛而得泰山可謂知取予矣苟不去齊烏能入晉然則策復國之勳安得不以去齊爲首乎文公既入晉席未及煖已忘其初於寺人披頭須之見忿然有不平之心若肆行忿戮則懼者甚衆雖幸免焚宮之變安知他日無蒯聵戎州之釁乎賴披與須力抗危言以警之文公一聞其警忿戾俱消變淺陋褊急之襟量爲廣大易直之規模隆寬盡下人皆思奮以取城濮之勝豈非披與須一警之力乎回萬里之迷途者一呼之力也瘳十年之廢疾者一鍼之力也登五伯之盛烈者一警之力也自披須而視城濮諸將之功則我源而彼流我根而彼榦其小大輕重判然矣此吾所以高披須而下城濮也文公方安其小遽奪之而使不得安於小文公方驕其大遽警之而使不取驕於大奪於前而警於後置文公於不得不伯之地信矣諸臣之功也雖然此非專諸臣之功也其本實在於文公焉文公當出亡之初不校君父之命既有君人之資矣其未安齊之前危於渭濱餓於五鹿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亦非一日也雖時有所蔽一奪一警初心遽還遷移改悔速不容瞬若文公先無

其資。二三臣者。雖有幹旋之妙用。亦安所施乎。其君有如是之資。其臣有如是之用。乃僅成霸業而止。此吾所以爲文公恨也。洙泗之濱。席間函丈。聖化天運。奪子貢之學。而一貫自通。奪顏淵之才。而卓爾自見。或謦或咳。或顧或盼。或語或笑。一警之下。萬慮消亡。吾未嘗不恨文公生夫子之前。而又自恨今之學者。生夫子之後也。嗚呼。夫子則遠矣。乃若夫子之神化。蓋通萬世古今爲一爐冶。初未嘗息也。孰謂吾生之晚乎。

管文公秦穆公賦詩僖公二十三年　晉侯享公賦詩文公三年　甯武子來聘公賦詩文公四年　荀林父賦詩文公七年　鄭伯宴公賦詩文公十三年　公享季文子賦詩成公九年　公享范宣子賦詩襄公八年　叔孫穆子賦詩襄公十四年　高厚歌詩襄公十六年　穆叔賦詩襄公十六年　公享季武子賦詩襄公十九年　晉侯鄭伯賦詩襄公二十六年　慶封來聘賦詩襄公二十七年　鄭七子賦詩襄公二十七年　蘧罷賦詩襄公二十七年　穆叔食慶封賦詩襄公二十八年　令尹趙孟賦詩昭公元年　穆叔子皮賦詩昭公元年　季武子韓宣子賦詩昭公二年　楚子賦詩昭公二年　鄭六卿賦詩昭公六年　小邾穆公季平子賦詩昭公十七年　宋公賦詩昭公二十五年

至理之所在。可以心遇。而不可以力求。斷編遺簡。呻吟諷誦。越俗已有遺落。至於塗歌里詠。偶入吾耳。則雖終身而不忘。天下之理。固眩於求而眞於遇也。理有觸於吾心。無意而相遭。無約而相會。油然自生。雖吾不能以語人。況可以力求乎。一涉於求。雖有見。非其正矣。日用飲食之間。無非至理。惟吾迫而求之。則隨得而隨失。研精極思。日入於鑿。曾不知是理交發於吾前。而吾自不遇。是非不用力之罪也。乃用力之

罪也。天下之學者。皆知不用力之害。而不知用力之害。苟知力之不足恃。盡黜其力而至於無所用力之地。則幾矣。二帝三王之書。犧文孔子之易。禮之儀章。樂之節奏。春秋之褒貶。皆所以形天下之禮者也。天下之人。不以理視經。而以經視經。剖剔離析。彫繢疏鑿之變多。而天下無全經矣。聖人有憂焉。汎觀天壤之間。蟲鳴於秋。鳥鳴於春。而匹夫匹婦。懽愉勞佚。悲怒舒慘。動於天機。不能已而自泄。其鳴於詩。謠歌詠之間。於是釋然喜曰。天理之未鑿者。尚有此存。是固匹夫匹婦胸中之全經也。遽取而列諸書易禮樂春秋之間。并數而謂之六經。羈臣賤妾之辭。與堯舜禹湯文武之格言大訓。並列而無所輕重。聖人之意。蓋將舉匹夫匹婦胸中之全經。以救天下破裂不全之經。使學者知所謂詩者。本發乎閭巷草野之間。衝口而發。舉筆而成。非可格以義例。而局以訓詁也。義例訓詁之學。至詩而盡廢。是學既廢。則無研索擾雜之私。以累其心。一吟一諷。聲轉機回。虛徐容與。至理自遇。片言有味。而五經皆冰釋矣。是聖人欲以詩之平易。而救五經之支離也。孰知後世反以五經之支離。而變詩之平易乎。蓋嘗觀春秋之時。列國朝聘。皆賦詩以相命。詩因於事。不遷事而就詩。事寓於詩。不遷詩而就事。意傳於肯綮毫釐之中。跡略於牝牡元黃之外。斷章取義。可以神遇。而不可以言求。區區陋儒之義例訓詁。至是皆敗。春秋之時善用詩。蓋如此。當是時先王之經。浸墜於地。易降於卜筮。禮墜於僭。樂流於淫。史病於舛。雖名聞諸侯。如左史倚相者。亦不過以誦說三墳、五典、八索、九邱爲能。獨賦詩尚未入於陋儒之學。是先王之教。未經踐躪。歸然獨全者。惟風雅頌而止耳。此孔子所以既論之六經。而又以首過庭之問也。火於秦。雜於漢。別之以齊魯。汨之以讖

緯。亂之。以五季狹之以專門。銖銖而析之。寸寸而較之。豈復有詩。噫。安得春秋賦詩之說語之。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四

介之推不言祿 僖公二十四年

居爭奪奔競之中。而見曠逸高世之舉。囂塵滯慮。一埽而空。心開目明。頓還舊觀。暑風旱雨。不足以喻其快也。渴漿飢炙。不足以喻其美也。沂浴雩游。不足以喻其清也。晉文公反國之初。從行諸臣。駢首爭功。子犯之受璧。顛頡魏犨之縫藝。要切狠戾。有市人之所不忍爲者。而介之推獨超然處衆紛之外。孰謂此時而有此人乎。是宜百世之後。聞其風者。猶咨嗟歎頌而不能已也。雖然。盜蹠之風。不足以誤後世。而伯夷之風。反可以誤後世。魯桓之風。不足以誤後世。而季札之風。反可以誤後世。凡人之情。既惡之。則必戒之。其所以陷溺而不知非者。皆移於所慕也。然則介之推之失。其可不別白以警後世乎。推尤諸臣之貪功。其言未必非也。其言之所自發則非也。使晉文賦之以祿。推以此爲辭祿之言。雖不盡中理。猶不失爲狷介也。今既不得祿而爲此言。則是借正義以泄私怨耳。向若晉文位定之後。首行推之賞。置之狐趙之間。吾不知推之發是言乎。不發是言乎。竊意斯言之未必發也。推之言不在於祿方賦之初。而在於祿不及之後。吾固疑推之不主於理。而主於怨也。怨而忿詈。未足多責。惟不明言其怨。而借理以遇怨者。君子疾之。時不我用。必曰。此時不可進也。未嘗肯明言吾怨時之遺我也。始若見用。則必不爲此言矣。人不我舉。必曰。此人不足附也。未嘗肯明言吾怨人之棄我也。始若見舉。則必不爲此言矣。同是時也。用我則爲治。

不用我則爲亂。同是人也。舉我則爲賢。不舉我則爲愚。何其無特操耶。此君子所甚疾也。吾固疑推之未免乎借理以逞怨也。推高士也。未易以凡心窺。利心量也。事固有外似而中實相遠者。安知推之果出於怨也。推。吾所敬也。因其似而加推之罪。非惟不忍。亦不敢也。以怨斷推之罪。非吾之言也。乃推之言也。非推之言也。推母之言也。推自謂既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亦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母子之間。眞實底蘊。舉皆披露。推安所逃情乎。推若果以從亡之臣爲不當賞。則狐趙從亡之臣也。己亦從亡之臣也。其不賞均也。文公之賞狐趙。固濫而可責也。賞者爲濫。則不賞者乃理之常也。是文公失之於狐趙。而得之於我也。君待我以常。我自安其常。怨何爲而生。身何爲而隱乎。是非無兩立之理。賞者是。則不賞者非。賞者非。則不賞者是。今推既咎文公之濫賞。又咎文公之不賞。此近於人情乎。吾是以知推之言。特借理而逞怨也。天下固有迹高而心卑。形清而神濁者矣。如推之徒是也。聚爭名者於朝。聚爭利者於市。山之巔。水之涯。忽遇如推者焉。非不蕭然可喜也。怨心內積。則林麓未必非幽鬱之網。澗溪未必非忿激之聲也。吾未見此之果勝彼也。

鄭伯使盜殺子臧 僖公二十四年

物之有是根者。遇物必發。一粒之穀投倉窖。歷歲月。混埃塵。焦槁頹敗。若無復有生意矣。偶得半犂之土。則芃芃覆塊。無信宿之淹。根在焉故也。是根苟存。倉窖所不能腐。歲月所不能隔。埃塵所不能淹。使與土相遇。其生意蓋森然而不可禦矣。生藏於一粒之中。無久無近。遇物則必榮。惡藏於一念之中。無久無近。

遇物則必發。鄭世子華以賣國誅其弟子臧出奔宋。竟坐聚鷸冠而爲鄭伯所殺。當見殺之時，去子華之誅。殆將十年。而宋鄭之封疆。亦不啻數百里也。風聲不相接。利害不相及。鄭伯之視子臧。與塗人等耳。鷸冠之侈。第得於道路之傳。其在鄭伯初無損益。以常情揆之。不過付之一笑耳。聞之非所怒也。怒之非所殺也。今鄭伯一聞鷸冠之侈。陰謀詭計。必置之死地而後止。何其喜怒之不類耶。蓋鄭伯之怒。本不在冠也。特遇冠而發之耳。鄭伯殺子臧之根。固已萌於朋附子華之時矣。以國君而誅一亡公子。如孤豚腐鼠。何所不可。乃淹遲而不發者。非有所待也。時移地移。鄭伯固已忘其怒也。怒則忘。而怒之根不忘。未與物遇之時。固伏匿而不見。及鷸冠之傳。忽動其根。前日之積忿宿憾。一旦如新。非翦滅其身。不足以逞其毒。此所以罪之小。而怒之大也。雖鄭伯亦自不能言其所以怒。況他人耶。自他人視之。則冠鷄未必不附於孔門。貂蟬未必不貴於漢室。步搖之冠。飛翮之纓。未必不見奇於武帝也。聚鷸爲冠。豈有可怒之實耶。鄰人之笛。懷舊者感之。斜谷之鈴。愛溺者悲之。感在人而不在笛。悲在人而不在鈴。怒在人而不在冠也。以我之不怒。笑彼之怒。則過矣。嗚呼。鄭伯之怒子臧。本於一念。而子臧朋附子華之邪志。亦根一念間耳。根於一念。遇物而發。雖事在十年之前。身居數百里之外。終不能免。其亦可畏矣哉。十年之久也。數百里之遠也。而忿怒之根終不忘。吾是以知怒之不可藏也。十年之久也。數百里之遠也。而邪慝之根終不忘。吾是以知邪之不可萌也。嗚呼。去惡者。其務去其根也哉。子臧雖欲遷善改過。以去邪慝之根。然鄭伯之怒。已根於胸中。其能保其遇物而不發耶。曰。鄭伯何爲而怒也。以子臧而發也。過在子臧。而怒在鄭伯。吾是

以知人心固相通而無間也。子臧之過。既可以動鄭伯之怒。則子臧之改。獨不可以動鄭伯之喜乎。想子臧意方回於睢陽之野。而鄭伯之顏。已解於溱洧之濱矣。心之相通。胡越無間。況父子間耶。

衛禮至殺邢國子　僖公二十五年

物莫壽於金石。言於千載之上而傳於千載之下者。皆託金石以不朽。然金有時而銷。石有時而泐。其所託者。未必眞可恃也。一得其託。不銷不泐。視古今如旦暮者。果何物。曰君子之論是也。天下不見湯之盤。而能誦日新之銘者。託於大學也。天下不見周之量。而能誦文思之銘者。託於周官也。是則銘託於湯盤者。反不如託於大學之堅。銘託於周量者。反不如託於周官之固。君子之論。其可恃豈金石比耶。善託於君子之論。固不朽。惡託於君子之論。亦不朽。衛禮至行險僥倖而取其國。恬不知恥。反勒其功於銘。以章示後世。人皆以禮至之惡。因金石而遺臭萬世也。抑不知禮至之惡。雖因金石而傳。不因金石而遠。自今而求禮至之所銘者。鼎耶鐘耶。敦耶鉶耶。而已滅已沒。化爲飛塵。蕩爲太虛。無絲髮之存矣。物不存。則銘不存。銘不存。則惡不存。然禮至之惡。播在人口。初不隨物而朽。吾是以知禮至之所以遺臭萬世者。非金石也。君子之論也。使幸而不爲左氏所載。則銘亡而惡亦亡矣。豈至於今日。猶爲人詆訶而不已耶。見辱於市人。越宿而已忘。見辱於君子。萬世而不泯。君子所以筆誅口伐於辜門圭竇之間。而老姦巨猾。心喪膽落者。恃此權也。遇伯樂者。駑駘之不幸。遇匠石者。樗櫟不之幸。遇左氏者。禮至之不幸。向若禮至之事。偶逃左氏之紀錄。其辱亦必有時而止矣。是舉衛國之嘲哂。不如左氏一字之辱也。禮至之辱雖他人爲

之汗顏泚顙。然至曷嘗自以爲辱哉。想其顯書深刻之時。未必不願君子之紀錄也。以辱爲榮。其無愧而不知恥。蓋不足多責。吾竊怪戰國秦漢以來。用兵者。反覆狙詐。大率皆禮至之比。不特其人自矜其功。而作史者。亦從而咨美頌歎之。以誇示來世。甚矣。風俗之日薄也。春秋之時。有一禮至。人固已指爲異物。特書之以爲笑端。孰知後世爲禮至者。將千百而未已耶。又孰知後世孰筆而記之者。亦禮至之徒耶。甚矣。風俗之日薄也。抑吾有所深懼焉。讀左氏之書者。夫人而能笑禮至之妄也。戰國秦漢以來。爲將者。其視禮至相去幾何。然史之所載。閎麗雄偉。可喜可愕。讀史者。奪於其辭。而眩於其實。未必不慨然慕之矣。同是事也。讀左氏之書。則隨左氏而輕之。讀後世之史。則隨史官而重之。吾心之眞輕重安在耶。今日之游於書。他日之游於世。一也。游衆正之間。則見貪冒者賤之而不爲。游衆邪之間。則見貪冒者慕之。而欲爲人正亦正。人邪亦邪。正者難見。而邪者易逢。終必爲小人之歸而已矣。吁可畏哉。

晉文請隧○啓南陽　圍陽樊　圍原　問原守　並僖公二十五年

言周秦之強弱者。必歸之形勢。其說蓋始於婁敬。敬之言曰。周公營成周都雒。以爲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勢弱也。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此所謂天府。論周秦之形勢者。皆宗於敬。吾獨謂敬所見者。特平王之周耳。曷嘗見文武成康之周哉。敬以周之形勢爲弱。秦之形勢爲強。抑不知敬之所謂秦。乃文武成康之周也。文武成康之世。岐豐乃周之都。如敬之言。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者。蓋皆周之形勢。當是時。安得有所謂秦者耶。迨至平

王東遷。輕捐岐豐之地以封秦。遂成秦之強。是秦非能自強也。得周之形勢而強也。秦得周之形勢。以無道行之。猶足以雄視諸侯。并吞天下。況文武成康。本之以盛德。輔之以形勢。其孰能禦之耶。是天下形勢之強者。莫周若也。敬何所見。而遽以弱名周耶。吾故曰。敬所見者。平王之周。而未見文武成康之周也。敬論周之形勢。既謬。其論周之德。益謬。形勢與德。夫豈二物耶。形勢猶身也。德猶氣也。人未有恃氣之充。而置身於易死之地者。亦未有恃德之盛。而置國於易亡之地者。王者之興。其德必有以先天下。其形勢亦必有以先天下。文武成康之德。天下莫如也。岐豐伊雒之形勢。天下亦莫如也。兩盡其極而未嘗有所隆殺也。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隆其德而殺其形勢。是有時而不用其極矣。烏得爲王者之道耶。陋矣哉。敬之論也。非特敬爲然。雖周之子孫。莫不皆然。晉文公既定子帶之難。請隧以自寵。襄王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襄王之意。以爲吾周之爲周。在德而不在形勢。典章文物之制。子孫當世守之。不可一毫之假人。至於區區土壤。吾何愛而以犯強國之怒耶。抑不知隧固王章也。千里之畿甸。亦王章也。襄王惜禮文。不以與晉。自謂能守王章。抑不知割地自削。則畿甸之王章。既不全矣。惜其一而墮其二。烏在其能守王章耶。形勢猶身也。德猶氣也。披其肩背。斷其手足。自謂能守氣者。吾不信也。嗚呼。周自平王捐岐豐以封秦。既失周之半矣。以破裂不全之周。兢兢自保。猶恐難立。豈容復有所侵削耶。奈何子孫猶不知惜。今日割虎牢畀鄭。明日割酒泉畀虢。文武境土。歲朘月耗。至襄王之時。鄰於亡矣。又頓捐數邑於晉。猶棄糧於陳蔡之間。揮金於原曾之室。果何以堪乎。周之湮替。

至此見之者。皆爲之憫惻。晉文乃忍於此時多取其地以自肥。亦猶奪糧於陳蔡之間。攫金於原曾之室。其亦不仁甚矣。噫。晉文獨非周之苗裔也。坐視宗國之危蹙。不能附益。反從而漁奪之。是而可忍。孰不可忍。議者反屑屑然論其伐原之信。問守之非。何其捨本而求末也。晉文之不仁。至是固自不可以人理責。向使爲襄王者。知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與人。以正義大法。明告於晉。晉雖強暴。未必敢遽加無道於周也。雖然。仲叔於奚有功。於衞賞之繁纓。夫子以爲不如多與之邑。隧之與繁纓。不亦大乎。襄王重隧而輕邑。適合夫子之訓。夫子是。則襄王亦是。襄王非。則夫子亦非。必居一於此矣。曰。不類。仲叔於奚。內臣也。雖多與之邑。猶衞地也。晉文公外臣也。朝受圖。而夕設版矣。是不同。

展喜犒齊師 僖公二十六年 ○魯如楚乞師 同上 楚伐宋 齊 同上

緩則信。急則詐。安則信。危則詐。習俗之情皆然也。公卿大夫平居佚豫。侃侃正論。視儀秦代厲爲何等物。一旦羽檄宵動。邊聲四起。搶攘慌迫。不知所出。有能拾儀秦代厲之遺策。以排難解紛者。則皆欣然恨聞之晚。彼非遽忘前日之論也。苟以濟一時之難。不暇顧一時之詐也。故無事則爲君子。有事則爲小人。在國則爲君子。在敵則爲小人。彼其心以爲誠信者。國家閒暇。用之以厚風俗則可耳。四郊多壘。此何時也。兩陣相向。此何地也。區區之小謀。豈當施於此耶。可以爲吾利。雖置敵於害。勿恤也。可以爲吾福。雖置敵於禍。勿恤也。彼孰知君子之道。行乎兵革之間。固有兩全而不傷者耶。聞其語。未必信有其人也。聞其名。未必信有其實也。吾請舉其人。指其實以曉之。齊孝公親帥師伐魯北鄙。魯使展喜犒師。其行也。實受辭

於柳下惠焉。他人爲之辭。必捭闔詭辨。期於誤齊而全魯。吾觀柳下惠之辭。何其溫厚誠篤。守約而施博也。首告之以先王之命。以發其尊周之心。繼告之以周公太公之睦。以發其親魯之心。終告之以桓公之盛。以發其圖伯之心。既爲魯慮之。又爲齊慮之。初無一語之欺。想展喜致命之際。齊侯一聞王命之重。必肅然而敬。再聞齊魯之舊。必驩然而和。三聞伯業之盛。必慨然而奮。向來憤毒怨憾之氣。陰銷潛鑠。不知所在。是宜還轅反旆。不待其辭之畢也。柳下惠之辭命。無儀秦代厲之詐。而有儀秦代厲之功。然則排難解紛者。變詐之外。豈無術耶。吾今而後。知存魯亂吳。破齊強晉。霸越者。決不出於孔子之徒也。雖然。柳下惠之辭命則善。魯所以用其辭命則不善。齊孝公成師以出。既臨魯境。在常情論之。豈有聞一言而遽還者乎。孝公度越常情。樂於從善。不憚三軍之暴露。徒手而還。是有大造於魯也。魯曾不知報齊之施。反以德爲怨。與楚連兵而伐齊。是柳下惠之辭命。適爲魯款敵之具耳。古語有之。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牡。此言非爲盜跖也。爲魯也。盜跖得柳下惠之飴。而爲盜跖。魯得柳下惠之辭。而爲詐。一物而兩用。一言而兩心。隨人之所見何如耳。飴與辭何罪焉。然則魯之君臣。是一盜跖也。

楚滅夔　僖公二十六年

以君子之言。借小人之口。發之則天下見其邪。而不見其正。以小人之言。借君子之口。發之則天下見其正。而不見其邪。是故大誥之篇。入於王莽之筆。則爲姦說。陽虎之語。編於孟氏之書。則爲格言。是非變其言也。氣變則言隨之變也。於此有本焉。柯榦固未嘗改也。春氣至。則枯者榮。衰者盛。陳者新。悴者澤。秋氣

至。則榮者枯。盛者衰。新者陳。澤者悴。氣也者。潛乎柯榦之中。而浮乎柯榦之外者也。惟言亦然。溫厚之氣加焉。凡勁暴粗厲之言。皆變而爲溫厚。忿戾之氣加焉。凡溫醇和易之言。皆變而爲忿戾。不動一辭。不移一字而善惡相去。若天淵然。是孰使之然哉。氣也。氣可以奪言。言不可以奪氣。故君子之學。治氣而不治言。夔子之對楚問。正也。其激楚怒。而見滅者。以氣之忿。而奪言之正也。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禮也。衞祖康叔不敢祀后稷。魯祖周公不敢祀公劉。非所以爲罪也。此固先儒之所已論也。然夔子言之所守。則是言之所出。則非。治言而不治氣。雖有正禮大義。反爲忿戾之所敗。不足以解紛。而反以速禍。豈不甚可惜哉。夔之不當祀祝融鬻熊。楚固知之。知之而且問者。特假以爲發兵之端耳。在常情不得不忿也。忿心既生。言亦隨厲。故其對楚之辭。則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於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忿戾之氣。殆於矛戟傷人。至今讀者猶爲之變容。況讎敵乎。使夔有君子。亦必以不當祀爲對。然其言之所自出。則異矣。惟其空國無君子。故蔽於私忿。徒能爲不當祀之對。而弗暇思不當祀之由。反追咎失楚。讎鬼神之不祐。何其悖耶。嗚呼。祖可讎。是天可讎也。果如夔子之言。則石厚之子。可以廢碏之祀。而日磾之孫。蓋有不入敬侯之廟者矣。夔之始所以不祀者。曷嘗有是意耽。人情固有自譽而以惡爲美者矣。未有自誣而以美爲惡者也。夔之祀典。本出於禮。今務快其忿。甘自處於悖逆。而忘其守禮之初心。忿戾之移人可畏哉。忿楚子而上及吾祖。何怒之遷也。怒止於楚。其可自附於不遷怒乎。曰。未也。所謂遷怒者。非待怒室及市。然後謂之遷也。非待怒甲及乙。然後謂之遷也。怒在於彼。遷之於我。是之謂遷。怒在於彼。而遷之

於我。是猶奪人之酖而自飲。其不裂腹潰腸者幾希。彼顏子之不遷怒。果何以異於人哉。亦不奪酖者之智而已矣。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五

宋叛楚卽晉僖公二十六年○楚子將圍宋止文之教也僖公二十七年晉侯將伐曹止會諸侯於許僖公二十八年

戶有樞。言亦有樞。射有的。言亦有的。屠有會。言亦有會。一得其樞。萬戶皆開。一破其的。萬矢皆廢。一中其會。萬理皆解。千世之所不能決。百家之所不能定。羣說之所不能該。聖人折之。以一字而包羅交結。舉無所遺。是果何術耶。蓋所運者樞。所貫者的。所據者會也。晉文公之伯諸侯。其謀畫。其政刑。其征伐。其盟會。使後世學者定其是非。必條陳縷數之曰。此臧也。彼否也。此優也。彼劣也。此工也。彼拙也。雖累牘聯簡。猶未能盡其是非。而吾夫子斷之一字曰。譎而已。味譎之一字。而觀晉文之平生。千源萬派。滔滔汩汩。皆赴於一字之內。動容周旋。橫斜曲直。無往非譎。如拔其尤者論之。楚與宋皆有德於文公者也。兼受二國之施。則當兼報二國之德。豈當有所偏助哉。文公之心。則以宋弱國也。因前日之德。而親我者也。楚強國也。挾前日之德。而陵我者也。今楚伐宋。爲吾計者。固當助宋以厚其親我之心。挫楚以奪其陵我之氣。不尊惟是。吾方圖霸業。坐視楚橫行而不敢較。則霸權在楚。不在晉矣。然遽加兵於楚。則天下必以我爲背惠食言。其誰與我。於是不攻楚而攻楚之所必救。伐曹伐衞。皆楚親暱。外無背楚之名。而內有怨楚之實。使兵端發於楚。而不發於我。待楚之先動。而後徐起而應之。則雖破楚。而無背惠之名。其爲謀可謂譎矣。此猶非其譎之尤者也。文公名雖救宋。而意實在於勝楚。時天下之強國。惟晉與楚。必先摧楚之鋒。然後晉

所以專霸於天下。楚子固倦於兵。其很戾而好戰者。獨一子玉耳。倘不深激楚之怒。則楚將知難而退。晉楚之雌雄不決矣。於是因執曹伯。分曹衞之田賜宋。所以深激楚之怒。而趣之戰也。苟文公意止於救宋。則當宛春之使。必欣然而從矣。何者。始伐曹衞。本所以救宋也。今楚果以愛曹衞之故。將釋宋圍。是適投吾欲也。我復曹衞。彼釋宋圍。兩得其欲。何爲不許之乎。文公非惟不許。乃執宛春以辱之。又私許復曹衞以挑之。惟恐激而不怒。怒而不戰。是其心果在於勝楚。而不在於救宋也。人知文公救宋而止耳。孰知其譎之尤。一至於此乎。至於退舍之事。則其譎又深矣。楚本無與晉競之心。文公多方以怒之。迫而使戰。雖子玉不勝一朝之忿。然上則楚子。下則士卒。皆不欲也。自常情論之。雖車馳卒奔。猶懼失楚師。況退舍避之。使子玉得假以爲班師之名乎。蓋文公固已料子玉於度內。明知子玉內懷蔿賈之謗、急於立功以刷其恥。見吾之退避。必謂幸遇脆敵。功業易取。無若此時。雖吾退十舍。猶將來追。況三舍乎。文公之所以肯退者。先有以必楚之不退也。心欲戰。而形若不欲戰。用以報德。用以驕敵。用以感諸侯之心。用以作三軍之憤。一世爲其所眩惑而不自知。雖明智如左氏者。猶信其我退楚還。我將何求之語。載之於書。信矣。文公之善譎也。文公之譎。夫豈一端而已哉。三日而去原。若欲自附於王者之師。然毀邱墓以脅曹。果王者之師耶。利小則用信。利大則用暴。吾是以知文公之譎也。三罪而民服。若欲自附於王者之刑矣。然舍魏讎而屈法。果王者之刑耶。疎者則用法。愛者則用私。吾是以知文公之譎也。統而論之。大則如託狩以召王。小則如曳柴以誤敵。殆未易徧舉。要皆不能出夫子一字之外。聖人之言可畏也。嗚呼。文公之譎所就

者。區區之霸業耳。其師一動。而子叢死於魯。子玉死於楚。武叔獻犬士榮元咺子適子儀死於衛。鄉若晉師不出。則是皆無罪之人也。至於若偏若裨。若輿若臺。膏潤原野。名不登於簡册者。抑不知其百耶千耶。萬耶。忍哉文公之不仁也。雖然。文公始欲譎人。而終不免爲人所譎。曹伯之當執當復。衛侯之當殺當釋。出於文公可也。顧乃爲巫所譎。而還曹伯。爲醫所譎。而生衛侯。至於反衛侯於國。則爲魯所餌。而使恩歸於魯。魯諸侯也。受其譎猶不足深愧。孰謂巫醫下流。其譎又有在文公之上者耶。吾所以深爲文公愧。而益知譎之果不足恃也。

晉文公夢與楚子搏（僖公二十八年）楚子玉夢河神求瓊弁玉纓（同上）燕姞夢天與己蘭（宣公三年）魏顆夢結草之老人（宣公十五年）韓厥夢子輿（成公二年）趙嬰夢天使（成公五年）晉侯夢大厲（成公十年）夢疾爲二豎子（同上）小臣夢負公登天（同上）呂錡夢射月（成公十六年）聲伯夢瓊瑰（成公十七年）中行獻子夢與厲公訟（襄公十八年）叔孫穆子夢天壓己（昭公四年）魯昭夢襄公祖（昭公七年）晉侯夢黃熊（同上）孔成子夢康叔（同上）泉邱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昭公十一年）趙宣子夢文公授之陸渾（昭公十七年）宋元公夢太子欒卽位（昭公二十五年）曹人夢衆君子立於社宮（哀公十一年）衛侯夢渾良夫（哀公十七年）宋得夢己爲烏（哀公十六年）

形神相接而夢者。世歸之想。形神不接而夢者。世歸之因。因之說曰。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因有牧羊。而夢鼓吹曲蓋者矣。是雖非今日之想。實因於前日之想也。故因與想一說也。信如是說。無

想則無因。無因則無夢。舉天下之夢。不出於想而已矣。嗚呼。萬物皆備於我。萬理皆備於心。豈以想而有。豈以不想而無哉。耳之所聞者。有限也。然天下之聲。皆具於吾耳之中。非可以聞不聞限也。目之所見者。有限也。然天下之色。皆具於吾目之中。非可以見不見限也。心之所想者。有限也。然天下之理。皆具於吾心之中。非可以想不想限也。上天下澤。內華外夷。往古來今。其鉅其細。其晦其明。皆與吾心同流而無閒。或感於志氣。或動於四體。或發於夢寐。層見錯出。軸運機旋。豈待想而後有因。待因而後有夢耶。苟必謂因想而後有夢。則是未想之前。胸中本無是物。因想而後有是物也。未想之前。胸中本無是理。因想而後有是理也。抑不知心猶地。而想特其一塵耳。心猶海。而想特其一漚耳。以想爲心。何異指塵爲地。指漚爲海乎。是其爲論淺狹潰亂。猶未離乎夢中語。反欲證他人之夢。甚矣、其惑也。歷舉左氏所載之夢。自晉文公至於宋。得無慮數十名之以想可也。名之以因亦可也。至於叔孫穆子。夢童牛之貌。於牛未至之前。曹人夢公孫強之名。於強未生之前。是果出於想乎。果出於因乎。雖起樂廣於九原。吾知其未必能判是義也。以有窮之說。而欲盡無窮之理。以有外之見。而欲測無外之心。難矣哉。嗚呼。理本無窮。而人自窮之。心本無外。而人自外之。故左氏之所謂夢。出於所因。所想之外。蓋無幾。其餘未有不局於區區念慮之間者也。持樂廣之論以揆之。固已十中其八九矣。然醫不至於神。治常疾則精。治非常之疾則疎。論不至於極。談常夢則合。談非常之夢則敗。魯襄公之夢周公。固子服惠伯之所能辨也。如使論孔子之夢周公。吾不知其何辭以對。

晉侯作三行 僖公二十八年

事固有當責而不可責者。奢者。可責也。多與之財。而責其奢。不可也。醉者。可責也。多飲之酒。而責其醉。不可也。晉自武公。始受一軍啓封。繼以獻公之強。衍其一軍爲二。繼以文公之伯。衍其二軍爲三。猶以爲未足。復創爲三行之制。外避天子六軍之名。而內僭天子之實。議者並以文公爲可責也。吾獨以爲當責而不可責也。亦嘗聞周室軍旅之制乎。五人爲伍。五伍爲兩。五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一軍之制。爲人萬二千五百。損一人則不足。增一人則有餘。大國之三軍也。地方百里。而其人僅足以具三軍也。次國之二軍也。地方七十里。而其人僅足以具二軍也。小國之一軍也。地方五十里。而其人僅足以具一軍也。地有限。則人有限。人有限。則軍有限。雖欲僭侈其軍。亦窘於無人而不得騁矣。王者之於諸侯。典祀陵節所當問也。車服亂常所當問也。宮室改度所當問也。樂舞踰數所當問也。獨軍旅之制。有所不必問焉。非軍旅果輕於典祀車服宮室樂舞也。蹙之以地。束之以人。雖使僭之亦不能僭也。王綱上舉。侯度下修。大不侵小。強不犯弱。則地有常地。人有常人。軍有常軍。雖欲如晉之僭。豈可得哉。晉之所以能僭六軍者。適當周室失政之時。南吞北噬。東攘西略。以斥大其國。增地必增人。增人必增軍。野曠則風勁。川漲則舟高。國大則兵衆矣。夫何疑耶。既已容其兼并。而反責其軍制之僭。是猶多與之財。而責其奢。多飲之酒。而責其醉也。此吾所謂事有當責而不可責者也。爲周室計者。當深絕晉兼并之原。至於軍數之多寡。則在周室初無損益焉。周果能治晉兼并之罪。披其地。奪其人。則善矣。不然。則合爲一軍者。是衆也。晉之

強自若也。分爲六軍者。是衆也。晉之強自若也。是一軍者。未分之六軍。而六軍者。既分之一軍也。吾何爲喜其一、而怒其六哉。軍數之多寡。不足爲損益。則先王之制禮。銖兩毫髮至嚴而不可踰者。果非耶。曰。賈人不得衣綺穀者。政也。盜賊不得衣綺穀。非政也。盜賊非剽掠。不能具綺穀。晉侯非兼幷。不能具六軍。舍其剽掠。而責其服之侈儉。舍其兼幷。而責其軍之多寡。可不可耶。

周公閱聘魯（僖公三十年）

身者寄也。軒冕者。身之寄也。是道家者流之論也。人自送丞相長史。而張君嗣厭其勞。魯自待宰周公。而姬閱辭其享。認而有之。非惑耶。信如是言。則有宰周公。而又有姬閱。是身與位爲二也。蘇孺文視身與位爲二。故指飲故人。按故人者、爲兩事。苟道將視身與位爲二。故指殺弟哭弟者。爲兩人。傷恩敗教。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非二之罪耶。儒者之論。則進是矣。居其位。而無其德。爲身之羞。居其位。而黜其禮。爲位之羞。身者一夫之私也。位者萬世之公也。周公閱以德薄自愧。不敢受魯之享。抑不思所居者上宰之官。所持者天子之節。所享者先王之禮。今徒以一夫之無德。而廢萬世之常尊。是避身之羞。而爲位之羞也。是知身之不足當其禮。而不知身之不足當其位也。如愧之莫若亟去其位。位則受之。禮則辭之。受其大而辭其細。豈不甚可責耶。以儒者之論。而責周公閱。固無所逃罪。然吾竊有所矜焉。周公之位。自周文公之沒。居其位者。不知其幾人也。使於四方享昌獻白黑形鹽之享者。又不知其幾人也。彼豈皆德與禮稱。受之而無愧耶。晏然居之。欣然樂之。未聞有一人以德薄辭者。至周公閱之居此官。受此享。怵惕內愧。對大賓

大客之前痛自羞薄。不敢少安。其不能辭位。固可責。吾未嘗不獨矜其愧心之猶在也。其視前後數公。既不辭位。又不辭禮。驕泰奢侈者。豈不賢耶。其視道家者流。傲誕荒唐。視身與位爲二物者。豈不賢耶。范鞅一陪臣。猶索十牢於禮之外。周公閱以天子之宰。乃肯辭備物於禮之內。儒者不矜其愧心。而責其迹。吾竊恨儒者之不恕也。然既曰知愧矣。不愧其大。而愧其細。獨何歟。吾又未見儒者之不恕也。

臧文仲如晉分曹田 僖公三十一年

利則居後。害則居先。此君子處利害之常法也。是故見利而先。謂之貪。見利而後。謂之廉。見害而先。謂之義。見害而後。謂之怯。皆古今之定名。未有知其所由始者也。人之於利。憂其銳。而不憂其怠。憂其急。而不憂其緩。憂其弱。而不憂其強。天下豈有憂蟻之避羶。憂蚋之捨醯者耶。晉文公私有討於曹。披裂其地。爲諸侯者。坐視不能救。則亦已矣。乃乘其危。而共取其利。是誠何心也。臧文仲所以遲遲其行者。其亦忸怩而有所不安歟。異哉。重館人之論也。曰。晉新得諸侯。必戮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重館之人所謂共。其諸異乎聖人之共歟。信如是說。則狡商豪賈趨利如風雨者。皆重館人之所謂共也。世之共者。何其多耶。彼逡巡推揖。恥於冒利之君子。格以重館人之言。皆不共之大者也。其說隨甚。雖始學者。猶知謝而卻之。孰知以臧文仲之賢。反爲其說之所動乎。昔萬章與石顯善。顯免官歸。留物數百萬與章。章不受曰。吾以布衣見哀於石君。石君家破。不能有以安也。而受其財物。此爲石氏之禍。萬氏反當以爲福耶。魯與曹同出姬姓。並列諸侯。其恩義信誓之重。非如石顯萬章一時之私交也。魯坐視曹之顛覆。不惟不能辭其地。又

奔走而趨之。以曹之禍。爲魯之福。曾謂臧文仲之賢。不如萬章乎。使臧文仲緩轡徐驅。徘徊不進。以致吾不忍之意。雖後諸侯之期。不得尺土以歸吾。親親之義已盡矣。今冒利競進。雖得地之多。吾恐文仲所喪者之多於地也。前日魯僖之請復衞侯。文仲嘗爲謀主矣。其言曰。諸侯之患。諸侯恤之。所以訓民也。君盍請衞侯。以示親於諸侯。且以動晉。夫晉新得諸侯。使亦曰。魯不棄其親、其亦不可惡。於是納玉於晉以免衞侯。曹衞一體也。免衞之難。其義既可以動晉。辭曹之田。其義獨不可以動晉乎。文仲於衞。則割我之所盲。棄之而不惜。於曹則奪彼之所有。受之而不疑。是非恩衞而仇曹也。本心易失。而利心易昏也。吁。可畏哉。雖然。太公之就封。道宿行遲。逆旅人曰。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則萊侯既與之爭營邱矣。太公聽逆旅之言。其亦未免於趨利歟。非也。君子固不以利自溷。亦不以利自嫌也。一國之重。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吾其可避趨利之小嫌。濡滯逗撓。使爲姦寇之所伺乎。故太公之不可遲。猶臧文仲之不可速也。然受封分地之事。逆旅重館之言。其同其異。其是其非。相去間不容髮。若之何而辨之。曰在明善。

晉作五軍以禦狄 僖公三十一年

爲善未盡。猶愈不爲。改過未盡。猶愈不改。堯舜之善。非可一日爲也。桀紂之惡。非可一日改也。百善而有其一。固可漸自附於堯舜矣。百過而去其一。固可漸自離於桀紂矣。雖然。爲善未盡者。君子固矜而進之也。寬而待之也。徐而誘之也。至於人之改過者。君子必用其察焉。改過而未盡者。在所恕。改過而不盡者。

在所誅。始發之善端。新而未固。已染之惡習。舊而難除。是改過未盡者也。是力不足者也。鐫其毫末。以蓋邱山之愆。去其一二。以塞衆多之議。是改過不盡者也。是誠不足者也。力不足者。猶有時而足焉。誠不足者。前過未盡。今僞已生。是益其過耳。何改過之云乎。曾不如不改之爲愈也。瞑眩之藥。不可再投。背城之戰。不可再接。藥未投。雖危疾。猶有望其瘳。戰未接。雖危國。猶有望其勝。一發而不中。則其望窮矣。過而不改者。雖元惡大憝。君子猶不忍輕絕。何也。所恃者。改過之術存也。乃若改過而不肯盡。略爾裁抑。苟以欺人。則是改過之術。既試而不效矣。夫復何所望耶。積昏所以致明也。積蔽所以致通也。積迷所以致悟也。人心至神。雖懵懵罔罔。不知過之當改。久閉斯開。久鬱斯發。是惟無改。改則若決江河。而莫能禦矣。三年鐘鼓之間。乃所以陰養其一日之修省也。今既知過之當改。反毛舉細故。公爲欺誕。以竊改過之名。是既累其心於不誠矣。心既不誠。則善端何時而復發耶。本無昏。安得明。本無蔽。安得通。本無迷。安得悟。吾是以知改過之不盡者。終無改過之路也。晉文公始兼三行三軍之制。以擬天子之六軍。曾未數年。知僭侈之過。復蒐於清原。損其一而爲五軍焉。晉文公果知過之當改。則亟出令。盡復諸侯之舊可矣。乃於改過之時。而爲文過之事。創立軍制。上則異於天子。下則尊於諸侯。明知其過。而不能盡改。外遜恭順之名。內享泰侈之實。其機不可謂不巧。其謀不可謂不譎矣。巧如是。譎如是。其良心乎。僞心乎。良心無巧。巧者僞心也。良心無譎。譎者僞心也。軍雖損其一。而僞心之增者。不知其幾矣。嗚呼。易則易於易於雜者。未之有也。天下之分。非君則臣。天下之俗。非夷則夏。天下之事。非善則惡。天下之說。非正則邪。出臣則入君。

出夷則入夏。出善則入惡。出正則入邪。天下豈有出乎此。而不入乎彼者耶。宜晉文之心勞日拙矣。

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十六

先軫死狄師 僖公十三年

至難發者。悔心也。至難持者。亦悔心也。凡人之過。很者遂之。詐者文之。愚者蔽之。吝者執之。誇者諱之。怠者安之。孰能盡出數累之外。而悔心獨發者乎。是悔也。未發則憂其難發。既發則憂其難持。曷爲其難持也。悔心初發。自厭自愧。自怨自咎。戚然焦然。不能一日安。苟無以持之。則自厭者。苟且弛縱。必入於自肆矣。自愧者。退縮羞赧。必入於自棄矣。自怨者。鬱積繳繞。必入於自懟矣。自咎者。憂憤感激。必入於自殘矣。是悔固可以生善。亦可以生不善也。萬斛之舟。放乎滄海。非遇大風則不回。苟操舟者無以持之。固有因風力之勁。而反致覆溺者矣。舟之所以回者。風也。舟之所以溺者。亦風也。一念之悔。其勁烈。蓋甚於風。烏可不知所以持之耶。吾讀左氏至先軫之死。未嘗不嘉其悔。而又傷其無以持悔也。軫以晉襄公之縱秦囚。不顧而唾。無禮於君甚矣。及箕之役。深悔前過。免冑而死於狄師。其一念之勁烈如此。使有以持之。固可以一日而收克己復禮之功矣。惟其無以持之。不用是力於禮義。而用是力於血氣。身爲元帥。總三軍之重。而輕棄其身。身死無名。驕敵辱國。沒有餘責。殆與自經於溝壑者等耳。先軫所犯者。晉君也。所死者。狄師也。前日犯君者。謂之悖。今日死狄者。謂之狂。聞以義掩利矣。聞以善掩惡矣。曰悖。曰狂。其過惟均。豈聞有爲狂而能掩悖者乎。先軫未能改前日之過。而適所以生今日之過也。先軫意在於改過。而反至於

生過。其失不在於悔。而在於不能持其悔也。風之無力者。不能回舟。至於風力之勁者。惟善操舟者。爲能持之。悔之無力者。不能遷善。至於悔力之勁者。惟善治心者。爲能持之。如使人之有過者。不自厭自愧。自怨自咎。則終於此而已矣。厭愧怨咎。正吾入德之門。然毫釐之差。復陷於過。果可以持之乎。曰負擔而趨家者。不勝其勞。弛擔而至家者。不勝其逸。負擔之勞。乃所以爲弛擔之逸也。悔過之初。厭愧怨咎。改過之後。舒泰恬愉。先軫悔過而至於殺其身。意者徒知悔。而未知改乎。使果能持其悔。亟改而歸之善。則舒泰恬愉之地。自有眞樂。必不肯輕殺其身也。既歸家。則忘其勞。既改過。則忘其悔。豈有既歸而猶勞。既改而猶悔者乎。是則其過當改也。悔亦當改也。

臼季舉郤缺（僖公三十二年）

人之觀。隨所遇而變。過朝廷。則觀政。過障戍。則觀備。過營壘。則觀兵。過廛市。則觀貨。所觀未嘗不隨所遇也。惟因所遇而觀。故將求士者。必之庠焉。序焉。校焉。塾焉。捨庠序校塾而適野。則所見畎畝而已矣。稼穡而已矣。農夫而已矣。於此而求士。是猶求魚於山。求獸於海。果何從而得之哉。彼臼季出使。而得冀缺於耕饁之間。其亦異於人之觀矣。臼季文公之近臣也。居則華屋。出則雕軒。方其奉君命而使。佩玉長裾。光麗溢目。麾幢旌節。貴震一時。使他人居之。則意必滿。氣必揚。下視農夫。霑體塗足之勞。將鑿鑿嘔噦。而不肯觀矣。況東阡西陌。不知其幾畝也。前耘後耕。不知其幾人也。婦饁子餉。不知其幾家也。棼棼闐闐。往來如織。何以辨其孰肅、孰慢、孰莊、孰肆、孰敬、孰怠耶。臼季於道路駐足之頃。驟拔冀缺於千鎛萬箠之間。舉

之於君。列之於卿大夫之間。迄爲名臣。不負所舉。吾不知臼季且何術以觀之也。蓋嘗聞之。昔之在公卿之位者。未嘗不以求士爲首務。旦之所思者。士也。暮之所思者。士也。在朝退朝。出疆入疆。未嘗須臾忘士。思之既深。故雖田野之間。莽蒼之外。寸長片善。未有不投吾之意。而動吾之目者。吾非數數然求見之也。吾心在於求士。則士自見於吾心也。鑑以照物爲職。吾明既徹。則物自入其照。公卿以求士爲職。吾誠既立。則士自入其求。如使本無求士之誠。則雖左顧右盼。見一人而問之。又見一人而質之。體煩目眩。精耗神竭。而所謂眞賢實能者。未必不失之交臂之間矣。觀茅容之避雨。未有知容之賢者也。而郭泰獨知之者。非泰之觀異於衆人。泰求士之心。異於衆人也。過蠆缺之耕饁。未有知缺之敬者也。而臼季獨知之者。非季之見異於衆人。季求士之心異於衆人也。苟所觀者。以目而不以心。則見避雨而偶不箕踞者。遽謂之茅容。見耕饁而偶不嫚侮者。遽謂之蠆缺可耶。吾嘗考臼季蠆缺之事。而知古今風俗之變。有大不同者焉。古者公卿有不遇之歎。而布衣無不遇之歎。後世布衣有不遇之歎。而公卿無不遇之歎。古者公卿。以求士爲己責。故常以不遇賢者爲憂。至於布衣。外無責。內無憂。囂囂然何往而不遇哉。故臼季惟恐不遇蠆缺。而蠆缺不恐不遇臼季也。後世之公卿。以得位爲遇。後世之布衣。以無位爲不遇。下求之愈急。上應之愈緩。而風俗日以薄矣。非自拔於汚俗之中。殆未足與論遇不遇之眞在也。

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水而軍 僖公三十二年

國毀當辨。身毀當容。國辱當爭。身辱當受。是固不可格以一律也。昔夫子能忍匡人之圍。而不能忍萊夷

之兵。能忍南子之見。而不能忍優施之舞。聖人之心。何其多變也。繞指之柔。忽變而爲擊柱之剛。緩帶之和。忽變而爲奮髯之怒。迭弛迭張。迭弱迭強。闔闢推移。不主故常。是非聖人樂於多變也。處身之與處國。其法固不相參也。毀辱在身。聖人納之而不校也。此匡人之圍。南子之見。夫子所以未嘗一動念也。毀辱在國。聖人競之而不置也。此萊夷之兵。優施之舞。夫子所以未嘗一毫貸也。楚子上爲陽處父所薄而退舍。加以遁逃之謗。爲子上者。盍思是謗。其身之謗乎。其國之謗乎。使所謗止於子上之身。則不與之校者。盛德也。閎量也。大度也。今遁逃之謗。不專及其身。而且及其師。不專及其師。而且及其國。爲子上者。安可嘿嘿受謗。遽帥師而歸乎。楚與晉爭衡久矣。一旦爲陽處父無故而被以跳遁之名。子上曾不出一語與之競。天下必以爲楚師之眞遁。皆將雄晉而雌楚。吾不知而今而後。幾戰幾勝。而後可洗此恥耶。然則爲子上者。將奈何。曰。夾泜之師。兩軍相望。先濟不可也。先退亦不可也。先濟。則晉將乘之逞邀擊之計。先退。則晉將藉之爲班師之名。子上盍當退舍之際。遣一介之使。以告晉師曰。大國有命。敝邑不敢違。是以在此。爲大國退。免成列矣。使人敢請濟期。彼陽處父無辭以對。然後卷甲束馬而趨之。雖使不及晉師。然遁逃之名。將在晉而不在楚矣。處父何自駕其謗。商人何自入其譖哉。大抵君子勇於公而怯於私。在家庭。在鄉黨。在田野。含垢忍恥。見侮不辱。恂恂愉愉。人百欺之而不以爲忤。在廟堂。在軍旅。在官府。燭奸摘隱。洞見肺肝。凜凜冽冽。雖人一欺之。亦未嘗容其所以不移朝廷軍旅官府之勇。而變家庭鄉黨田野之怯。非嫌於私己也。一己之尊。萬物無對。其所以不與人校者。非不敢校也。不見有可校者也。舉梃擊空。適以

自勞。舉刀斷水。適以自困。彼之來毀譽者。適所以自損耳。吾從容無爲。而置彼於不足校之地。勇不既大矣乎。至於國家之事。則存亡安危繫焉。不得已而出力與之校。校而以力。則其威褻矣。是知怯於私者。衆人以爲怯。而君子則以爲勇之大也。

周叔服相公孫敖二子（文公元年）○越椒生而子文知其滅若敖氏（宣公四年）伯石生而叔向之母知其喪羊舌氏（昭公二十八年）

勢相敵而後訟。未有非其敵而訟者也。非其敵而訟焉。則大者喪其爲大矣。公卿之於皁隸也。巨室之於窶氏也。儒者之於卜祝也。邈乎其勢之不相敵也。親屈公卿之貴。而與皁隸訟。親屈巨室之富。而與窶人訟。親屈儒者之重。而與卜祝訟。勝之不武。不勝爲笑。適以自卑而已矣。荀卿以大儒而著非相之篇。下與卜祝較。何其不自愛也。彼挾相術以苟衣食者。卑尤凡賤。廁迹於巫醫優伶之門。仰視儒者。如斥鷃望大鵬於羊角扶搖之上。敢有一毫爭衡之心乎。荀卿忽降尊貶重。譊譊然與相師辨。連簡累牘而不已。是書一出。相師之氣坐增十倍。互相告語。以謂我何人也。卜祝也。彼何人也。儒者也。我何足以致彼之爭。彼亦何苦與我爭也。今彼乃明目張膽。極其辨而與我爭。曲直恐不勝者。是必我之道。可以與彼抗也。由是卜祝之流。人相勸。家相勉。支分派別。相形之術。遂蔓延於天下矣。然則荀卿之於相術。將以排之。適以助之。將以抑之。適以揚之。非相之篇。吾恐未免爲是相之篇也。自孔子以前。相術固已概見於世矣。若周叔服相公孫敖之二子。一言其必食子。一言其必收子。是以相而預言人之福也。子文及叔向母。見越椒伯石

之始生。一言其必滅若敖氏。一言其必喪羊舌氏。是以相而預言人之禍也。數十年之後。福焉而福。禍焉而禍。無一不合。誇於口者有之。筆於書者有之。孔子未嘗過而問焉。豈孔子衞道之心。反緩於荀卿耶。孔子以謂天下之曲伎小術。雜焉而不可縷數。如蜩蟬蛙黽。自鳴自止。本不足爲吾道之輕重。苟獨取其一而辨焉。則天下必以爲是術也。至勞聖人與之辨。必其道可與聖人抗。殆將有陷溺而從之矣。是不能爲吾道損一異端。反爲吾道增一異端也。天下本未嘗以異端待相術。荀卿強斥以爲異端。而與之辨。無故而爲吾道增一異端。非卿之罪耶。吾觀孔子周遊於天下。鄙夫陋人。每以區區相術而窺之。有曰顙。類堯也。有曰項、類皐陶也。有曰肩。類子產也。孔子與門弟子聞之。不過付之一笑耳。豈非曲伎小術。初不足與論是非耶。乃若吾夫子之門。自有相書。殆非卜祝所誦之相書也。申申夭夭。卽孔門相容貌之術。闇闇侃侃。卽孔門相言語之術。躩如翼如。卽孔門相步趨之術。勃如怡如。卽孔門相顏色之術。一部一位。一占一候。毫釐不差。季咸、唐舉、許負之術。至是皆敗矣。曾子傳此相書以相人。故發而爲動容貌之論。子思傳此相書以相人。故發而爲動乎四體之論。孟子傳此相書以相人。故發而爲眸子瞭眊之論。荀荀卿得孔門之相書。將心醉服膺之不暇。何暇非他人之相書耶。

閏三月非禮文公元年　○閏不告朔文公六年　辰在申再失閏襄公二十七年　火西流司歷過哀公十二年

天下之事。有若贅而實不可損者。君子之所當察也。三月而春。三月而夏。三月而秋。三月而冬。孟其始也。仲其中也。季其終也。孟仲季之月具。而始中終之序全。殆不可一毫加益。彼所謂閏者。果何爲者耶。閏在

春。則春之贅也。閏在夏。則夏之贅也。閏在秋。則秋之贅也。閏在冬。則冬之贅也。閏之附於四時。若附贅然。聖人果何爲置之耶。及問諸知歷者。然後知閏者。實歷數之基本。四時之所待而正者也。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而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上下經緯。而天下至變生焉。苟不置閏以通其變。則周天之餘度。誰與受之。期年之餘日。誰與受之。以有常之歷。而追無常之天。日疎日遠。日舛日差。積而至於久。將見歷在震。而時已夏矣。歷在離。而時已秋矣。此魯歷之差。仲尼之譏。左氏之論。未嘗不本於置閏也。閏定則歷定。歷定則時定。孰知吾向日視爲贅物者。乃歷數之大本乎。因歷數而例其餘。則吾平居嗤笑以爲贅而無用者。未必非至理之所在也。一揖可矣。三揖則贅。再拜可矣。百拜則贅。終日恪誠。足以格鬼神。乃贅爲七日之齋。終年勤苦。足以通倫類。乃贅爲九年之學。是皆吾平日之甚不快。猶是閏之贅也。以閏爲贅而損之。則所差者特寒暑之節耳。至於以揖爲贅者。損之又損。必至於不揖。以拜爲贅者。損之又損。必至於不拜。以齋爲贅者。損之又損。必至於不齋。以學爲贅者。損之又損。必至於不學。然則聖人之教。凡世指爲苛細繁委。贅而無用者。皆可以陰養天下之有用也。豈止一閏法而已哉。雖然。斗指兩辰謂之閏。是閏非辰之正也。月無專建謂之閏。是閏非月之正也。中氣不在謂之閏。是閏非氣之正也。如是則人非特以爲贅。天固以爲贅矣。曰非也。閏者。歷之樞也。使斗杓可得而指。月建可得而名。中氣可得而攝。則是亦四時之一耳。何以定四時而成歲乎。惟閏也。非辰之辰。而斗杓所不能指。非月之月。而月建所不能名。非氣之氣。而中氣所不能攝。居章會統元之間。視之若贅。而千載之日繫焉。爲歷官者。安可棄而不考耶。天下之理。固

有手之所不能指。口之所不能名。說之所不能攝。古今共棄。而不考者矣。此又非歷官之責也。

楚太子商臣弒成王文公元年

天下之言。察於利害未驗之前。人皆以爲難。察於利害既驗之後。人皆以爲易。鯀能欺四岳於九載之初。而不能欺比屋於九載之後。非比屋果智於四岳也。未驗之與已驗。其難易固不同也。少正卯能欺子貢於兩觀。方誅之始。而不能欺市人於兩觀。既誅之餘。非市人果智於子貢也。未驗之與已驗。其難易固不同也。未見汨陳之禍。而能察鯀之策。則天下皆堯矣。未見僞辨之慝。而能察少正卯之言。則天下皆孔子矣。如必待既驗而後察之。特比屋市人之智耳。是故出夏癸於南巢。則必思伊尹不可再留。起商辛於牧野。則必思祖伊不可再用。脫夫差於姑蘇。則必思子胥不可再生。當利害既驗之後。雖至愚極暴之人。猶知其可從而悔其不從也。然則天下之言。當利害未驗之時。察之安得不謂之難乎。自利害既驗之後。察之安得不謂之易乎。吾獨以爲利害之未驗。察言者若難而實易。利害之既驗。察言者若易而實難。吾非樂與說者反也。所謂正言似反者也。利害未驗之前。利未見利。害未見害。吾心未爲利害之所分。則所用以察言者。皆心之正也。以吾心之正。而察天下之言。其善其惡。其邪其正。畢陳於前而莫能遁。非難而易耶。至於利害既驗之後。吾見其言之驗。則竊意其言之可從。是以事信之。而非以心信之也。吾見其言之不驗。則竊意其言之不可從。是以事疑之。而非以心疑之也。信與疑不出於心。而出於事。其弊可勝既耶。人臣之以是諫非者。君從之。則有利。君不從之。則有害。後世因其事之驗。而信其言之驗可也。抑不知天

下固有以非諫非者。雖能知君之過。而已之諫亦不免於過。雖能舉君之失。而已之諫。亦不免於失。君不從其言。固有害也。君從其言。亦有害也。後世徒見其君不從其言之害。而不見從其言之害。溺其事之驗而忘其理之差。爭拾其遺。說而襲之。蓋有亂亡相尋而不悟者矣。此吾所謂若易而實難者也。楚子上之事是已。子上諫楚成王之立商臣。既中楚成王之非矣。而子上之所以諫者。亦未免於非也。既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又曰。楚國之舉。常在少者。此二說者。實萬世禍亂之權輿。使楚成從其前之說。則國本不建。儲位久虛。得無起覬覦之姦乎。使楚成從其後之說。則嫡庶不明。長幼失序。得無開篡奪之萌乎。此二禍者。吾未知與熊蹯之變。孰先孰後也。後世徒見子上料商臣之驗。遂信其言。而納於禍。有以立嗣爲諱。如唐宣宗者。實子上齒未之言誤之也。有以庶孽奪宗如隋文帝者。實子上舉少之言誤之也。其餘以此墜命隕姓者。未易枚舉。豈非樂已驗之言。而蹈未見之禍乎。彼商臣之惡。自非梟獍其心者。皆知疾趨而避之。其禍後世。殆未若子上之烈也。張角不足爲漢禍。而討張角者。乃爲漢禍。盧循不足爲晉禍。而滅盧循者。乃爲晉禍。商臣不足爲萬世禍。而排商臣者。乃爲萬世禍。天下之禍。固有機於此而動於彼者矣。夫豈始慮所及耶。

晉襄公朝王先且居胥臣伐衛 文公元年

因人而有過者。君子不謂之過。因人而有善者。君子不謂之善。周公之過。因管叔而過也。過在管叔。而周公何與焉。孔子之過。因昭公而過也。過在昭公。而孔子何與焉。過端發於人。而不發於己。是安得爲周孔

累哉。漢高帝因傾項籍而爲義帝服。非眞悲也。服帝所以挫羽也。劉裕因傾桓元而謀復晉祚。非眞忠也。復晉所以滅元也。時無項籍。則高帝必不爲服義帝之喪。時無桓元。則劉裕必不倡復晉祚之師。其爲善果出於己耶。因人而過者。猶鑑遇嫫母而醜。本非鑑之醜也。因人而善者。猶木託喬岳而高。本非木之高也。是故因人而有過者。雖百過不足尤。因人而有善者。雖百善不足喜。爲善由己而由人乎哉。晉襄公卽位。而朝王於溫。人皆善其尊周也。及考其朝王之由。蓋將討衞之不朝。故身先朝周以責之。其意曰。周、王也。晉、霸也。衞、小侯也。晉獨朝周。而衞不朝晉、可乎。故朝王之事。名爲尊周。而實則討衞也。因討衞而後朝周。非因朝周而後討衞也。然則尊王之善。豈襄公之本心哉。特因衞而發耳。向若衞侯之車。先叩於晉關。則吾知晉襄之旆。未必入於周境矣。彼因人而有善者。果足以爲善耶。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子必因責人而始敬父。則父得子之敬寡矣。臣必因責人而始朝君。則君得臣之朝寡矣。周之諸侯。苟皆若晉襄之用心。則是父無故終不得子之敬。君無故終不得臣之朝也。又況子之敬父。自敬汝父耳。於人何有。臣之朝君。自朝汝君耳。亦於人何有。挾敬父之孝而辱人者。必反爲人所辱。挾朝君之忠而陵人者。必反爲人所陵。使晉襄之事周。春朝秋覲。史不絕書。亦昏定晨省之常耳。猶不足以自高。況甫陟周之庭。遽傲然自足。鳴鐘擊鼓。凌責他人之無禮。安得不納孔達之侮哉。世有妄人常拜其父者。他日執塗人而責之曰。我常拜父。汝何爲不拜我。天下未有不笑其狂者。晉襄之責衞。非此類耶。雖然。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大學之道也。大學。古之遺言也。晉襄先朝王而後責衞。似合於大學之旨。庸可毀耶。非也。觀書要當忘言而得

意。大學之意。在於無諸己。而不在於非諸人也。欲學者。將非人之時。常思無諸己之戒。不欲學者。待無諸己之論。用爲非人之資也。故先曰。無諸己。次曰。非諸人。其意主於攻己過。而不主於攻人過明矣。黠吏姦民。將與人訟。必痛自刻削。不入文法。鄉閭未有以脩飾許之者。以其身之治。而心之險也。豈有士君子。而嘗懷非人之心者耶。吾恐說經者。以文害辭。浸入黠吏姦民之用心。故力辨之。以告吾黨之士云。